

船山學譜



船山學譜卷之四

修養論

榆次 王永祥 纂論

論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爲先生修養論中最要之義欲明斯義請先釋外物之不可絕先生論性最重形色主張形色即性之說論依有生常主張萬有之一切可依形色即性而萬有可依物之不可絕也何疑之有尙書引義論此頗詳以次列之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故告子之以食色言性既未達於天下已然之迹老氏之以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由目辨色色以五顯由耳審聲聲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別不

然則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爲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不味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命何爲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撰也夫其爲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爲體用其爲道之所撰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爲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興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樵者之薪也人之所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產移怨於天故老氏以爲盲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口固將致忿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以身爲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爲貪癡之大惑是其惡之淫於桀蹠也始以愚惰之情不給於經理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疚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其攻擊而徼幸於

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霽厚怨於物而怨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

哉其爲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引義卷六  
頁四至五

色聲味之在天下我不得而干涉之天下之所固有者也非固有則我何以能察之而皆一也故曰色聲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顯於我而呈爲五色五聲五味者非其自顯於天下自顯於我也我之耳目口察之而審其爲五色五聲五味而因之知天下之色聲味爲五也故又曰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因色聲味之爲固有故我之耳目口得一察而即得亦因我有耳目口可察故色聲味得遇察而呈五相依相有不能單獨存立者也五色五聲五味初不知其爲五也而凡有耳目口者皆不昧也皆顯然劃然而不爽也然則五色五聲五味爲耳目口之所顯明甚耳目口者性也故曰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五色五聲五味雖由耳目口察之而始顯而凡察之者人人不殊古今不忒久暫不違胥天下而有其同然然則五色五聲五味爲天下之固有固有

之所形撰亦明甚固有之形撰即道也故曰五色五聲五味者道之撰也性之顯道之撰而可絕乎哉知道性之關係物我之影響者可與言道矣絕物棄身者惡足以語之身之不可棄耳目口之不可一日無理淺易曉無容置辯物之不可絕亦略一自省而知其當然矣引義堯典中曰

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由己作而旋報於己也

色聲味與耳目口不相離以是知物與己之互相有也絕物而已亦絕矣引義同段又曰

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

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仁義禮樂者皆物也曾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眞如一切皆空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

天下一切皆物一切皆自天生之自我成之者也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離物無心離心無物二者各有而互成唯心者非唯物者亦非也色聲味爲性之顯物無非心也色聲味爲道之撰心無非物也

心物之關係明則天下之淫惡禍亂何自而來我之克己復禮何由而致可以決矣物不能自顯耳目口察之而後顯五色五聲五味必依我而成况淫惡禍亂哉以是知克己復禮之當求諸己也引義復曰

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肢其攝持也惟心其相爲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

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夫人自亂於威儀也己有禮故可求而復非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皆禮之所顯而求之者由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亂不治也亂之者自亂之亂不治也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桃達先生於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己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己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蠹蠹之用也求己以己則授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威儀生焉治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載德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故麗於色而目之威儀著焉麗於聲而耳之



威儀著焉麗於味而口之威儀著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  
惟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入五聲  
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觀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與萬物交而盡性  
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  
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  
然天理之不昧其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盲者盲之而色失其  
色矣五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爽  
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冶容淫聲醜甘之味非物之固然者也  
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其威儀取色聲味之所未有  
而揉亂之也若其爲五色五聲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  
心誠然而喻之天下誠然而授之吾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  
之天下誠然而受之禮所生焉仁所顯焉非是而人道廢雖廢人道  
而終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徒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而已

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心也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其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威儀之章矣目歷元黃耳歷鐘鼓口歷肥甘而道無不行性無不率何也惟以其不盲不聾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味而正也

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將衣冠閥閱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棄君親捐妻子薙須髮火髑髏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柳下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弗求諸執醬饋醕授筵設几之威儀以善飴之用則是天下之爲飴者皆可以盜蹠之罪罪之也失飴之理妄計以爲盜媒盲聾狂爽莫有甚焉者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

亂皆可宰制以成大治設宮縣廣嬪御四飯大牢而非幾不貢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豔牖繩樞疏食獨宿之中而庭草溪花亦眩其目鳥語蛙吹亦惑其耳一薇半李亦失口腹之正如露臥驅蟲撲之於額而已嗜其膺屏營終夕而曾莫安枕則惟帷幃不施而徒爲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引義卷六  
頁五至八

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有其固然者焉誠然者焉凡有耳目口者皆不味也其味者非色聲味之過色聲味之形撰亘古如斯久暫不違其味者必其自味者也耳聾而後五聲失焉目盲而後五色失焉口爽而後五味失焉非色聲味之所致也耳目口一恢復其天能而五色五聲五味又昭然矣色聲味之形撰固壘壘不絕者也味者自味亂者亦自亂之非自物生甘食美色非過也食不求甘色不求美則生人之趣盡矣此重樸貴損之說也故甘食美色不爲亂甘甘食美美色亦不爲亂貪甘惑美而後爲亂也我之自貪自惑而色聲味何罪焉貪惑者我之因

物而起之心理狀態也非如色之五聲之五味之五之爲物之固然而因我而顯者也心理狀態人人而殊久暫而違異地而遷不罪之已而何罪焉貪惑罪已無與於物而克己復禮之求諸己審矣

心無非物物無非心而何以求諸己也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以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威儀之章矣色聲味之品節者何也心物之相爲用者是也其相爲用也奈何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昧而已性道之各得其中也奈何入五色而用其目之明入五聲而用其耳之聰入五味而用其口之正觀其口之所養而性道各適其所矣凡以治容淫聲醴甘之味而自亂其威儀者皆不明不聰不貞之過取色聲味之所未有而揉亂之也是在自己之攝持慎用而已矣

嗚呼不求諸己而罪物者真如先生末段之所譏矣手忙脚亂終日戚戚

可不哀哉

周易內傳論艮卦處亦言及絕物之非其言曰

夫處於陰盛之餘而欲力遏之以使之止是以無用而制有情則必耳不悅聲目不取色口絕於味體廢其安有身而若無身抑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寡然立於物表有人而若無人而後果良也果良其背也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而後可以無咎矣良之善止於此矣雖然既有身矣撼一髮而頭爲之動何容不獲既行其庭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何容不見吾恐不獲者之且獲而不見者之終見也則以免咎也難而況進此之德業乎故震坎巽離兌皆分有乾之四德而艮獨無夫子以原思爲難而不許其仁蓋此意也後世老莊之徒喪我喪耦逃物以止邪而邪益甚則甚哉良而無咎以自免於邪而君子爲之懼焉

內傳卷四  
上頁廿一

色聲味爲性之顯道之撰心物相有離物無心離心無物故物不可絕身

不可賤以己之心攝持於內而慎用於色聲味之節文不求之外而求之己而求之於己之聰耳明目此先生之旨也唯然故先生克己之道不主張禁欲遠物之說亦不主張任情放縱之說此義亦暢於尙書引義其言曰

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諭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上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尙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以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界真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

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

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構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真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於機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於此哉

天地之德曰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牒而不紹乎彼洋洋日發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間者既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變而莫

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而後可以協焉

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著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爲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旣然乃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之亦旣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自外作夫內之旣卓然有可凝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螽蟴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內與外構一任其流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

然則何施而可討論此問題之前有兩問題須先決焉曰事之定義曰天地之德

何謂事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事必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也不接非無事而非吾之所得制也

何謂心不發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心必發之於視聽言動者也不發非無心而亦非吾之所得制也

耳目口體視聽言動而胥吾制焉則吾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事必接諸耳目口體則物不外心而不待絕心必發於視聽言動則心不外物而不待寂在此不寂不絕心往事來之幾而居中以宰此其所以爲妙也其居中以宰之者奈何此又不得不先觀天地之德人者通天地者也天地之德即生人之德而已矣天地之德一太極之妙化也故其流動也洋洋日發

而無不及無時不生無物不具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物物一太極理一而分殊其無時不生無物不具者以此生生不已之妙化盎然沛然莫之能禦本無不直至大至剛也其物物一太極理一而分殊者以此生生不已之妙化爲天地人物所循之當然法則既普遍又絕對物物固有自生不待本自有方也

洋洋日發而無不及本無不直此義之所以內也義者何我生生不已之妙化遇物而與物酬酢者是也我之妙化自無不直而何以非內森然各立而不可過本自有方此禮之所以內也禮者何我生生不已之妙化遇物而與物酬酢所酬酢之法則是也我之法則本自有方而亦何以非內義內禮內此其可以居中以宰之也居中以宰之亦用其自然之則固有之真而已矣自然之則固有之真皆天地之德所付者也

自然之則固有之真於何驗之曰驗之於心所謂求諸己也喪之哀祭之敬食之不糝兄臂色之不摟處子亦惟以求歉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慊

於心則心固有之固有之者自然之則也

必如此而後慊於心事事求慊心此居中以宰之之道也張子正蒙注亦曰

心所不容已而禮不容已矣故復禮斯爲仁矣禮者復吾心之動而

求安以與事物相順者也

正蒙一下頁二

復吾心之動而求安求慊心之謂也心所不容已必如此而後慊於心也由不容已之態度而可觀天地之德生生不已洋洋日發之妙化也已自然之則固有之真居中以宰而求心之所慊所謂天理現前者如是而已非有一孤立之天理藏於吾心與物與欲判然爲二如一物焉可提可觸也不發於耳目口體不得謂之心則吾心之天理亦不附於色聲貨味不得謂之理請讀先生讀四書大全說之孟子說其言曰

孔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從乎天理已得現前者而言也天理現前而後其爲非禮者不待擇而有自然之則以爲之對照但

致力於勿視聽之勿言動焉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矣若夫天理之節文未能實有諸心則將待視聽言動之發且擇而且禁焉天下之聲色相引者沓至而吾之爲言動也亦發不及待之幾以不給之心力接無窮之因應非謬入於非禮之禮則抑將盡絀吾耳目口體之用爲槁木死灰以免於咎矣此必能審夫復禮之端而後己可克乃復禮之端將於何而體認之

夫克復之道復道也復之見天地之心復之動而見天地之心也動則見天地之心則天理之節文隨動而現也人性之有禮也二殊五常之實也二殊之爲五常則陰陽變合而生者也故陽一也合於陰之變而有仁禮陰一也變以之陽合而有義知陽合於陰而有仁禮則禮雖爲純陽而寓於陰是禮雖純爲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欲以見飲食貨雖居靜而爲感通之則然因乎變合以章其用飲食變之用男女合之用唯然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離欲而別爲理

其唯釋氏爲然蓋厭棄物則而廢人之大倫矣夫即此好貨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陰鷲萬物人之以載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爲所藏之用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於此聲色臭味廓然見萬物之公欲而即爲萬物之公理大公廓然物來順應則視之聽之以言以動率循斯而無待外求非如老子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釋氏之賤以爲塵惡以爲賊也因是而節文章焉則其有淫泆而太過鄙儻而不及者固已如衾中蚤蝨克去之而後寢得安焉當幾但加警察則已淨盡而無餘是故克己復禮互待爲功不得云克己先而復禮後業已克己然後力求復禮也使無禮以爲則則己亦何以克使不於人欲之與天理同行者即是以察夫天理則雖若有理之可爲依據老之重玄釋之見性而總於吾視聽言動之感通而有其貞者不相交涉乃斷棄生人之大用芟薙無餘日中一食而後不與物爲緣樹下一宿而後不與色

相取絕天地之大德蔑聖人之大寶毀裂典禮虧替節文已私熾然而人道以滅正如雷龍之火愈克而愈無已也孟子承孔子之學隨處見人欲即隨處見天理學者循此以求之所謂不遠之復者又豈

遠哉

孟子一頁十七至十九

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即此好貨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陰隲萬物人之以載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爲用之所藏先生之言深切著明如此一貫如此主張形色天性主張動而見天地之心主張心物不離皆此旨也

然而天理何以能現前也曰人性之有禮也二殊五常之實生生妙化之自有陰陽變合而自生者也喪而必哀祭而必敬食而必不糝兄臂色而必不摟處子此何也心所不容已不如此而心必不慊故也唯禮之爲內自然而生故我但大公廓然物來順應而視聽言動自率循天理而無待外求矣遇有非禮之禮或淫泆而太過或鄙儻而不及我自不容不克去



之而後心始得慊

惟此不慊之頃刹那即逝亦不可無當幾警察之功故當不慊之幾而但加警察焉非禮自淨盡而無餘矣故克己必以復禮爲要復禮而已自克也大學說曰

修身者修之於言行動而已修其身而使不辟者必施之得宜而非但平情以治其好惡欲得不辟須有一天成之矩爲之範圍爲之防閑則禮是已故曰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也

大學頁三十二

此言禮之要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思問錄內曰

待物感之不交而後欲不妄待聞見之不雜而後意不私難矣哉故爲二氏之學者未有能守之終身者也推而極之於其意之萌未有

能守之期月者也

思內廿一

此言不明理不離欲之道而禁欲賤身之非也

理不離欲禁欲者非物不可絕罪物者非調劑夫百行之間居中以宰之

者禮而已矣禮者何天理之節文是也天理之節文何以宰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當幾省察求心之慊而已矣此先生一篇之大意也天理之節文實有諸己者也天地生生之德所不容己者也故先生他處論安心之法或曰以誠誠者實也即天地生生之德也亦謂之道非另一物也讀者一以貫之可也此說見於尙書引義闡述頗詳茲全錄之

心者函性情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循乎道必貞其性性之不存無有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綏其情情之已蕩未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天下之學道者蔑不以安心爲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蔑不以安心爲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安則飢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泰然而蔑不安已然有得而乍快於意良久而必惡於志苟其特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爲安然而求安其心者緣心有固康之

則如激水上而俄頃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強故即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爲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爲事也然從其本而言之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即本也已離於末未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謂末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爲本乃離於己末也離於己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然未至於本也未至於本其得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爲時也魚之初脫於鈎也其爲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園土也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脫於鈎而吻失其冒釋於園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悠然而自釋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囂然其自大也是以神光謁其師以安心而以覓心不得者爲安焉脫於鈎未至於淵乍釋於園土未反其家兩不得焉蕭散容與徜徉而見心之康良自慰矣乃怙俄頃之輕安而弗能奠其宅盡其職也桃花無再見之期石火無

棲泊之地停目已非隨流已汎危莫危於此焉奚有於康哉故曰人心惟危非但已末之謂也離末而未至於本之謂也乃若其本則固有之而彼未之知耳

本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心之爲天下本者有三三者貫於一而體用之差等固不可泯也誠也幾也神也幾則有善惡矣而非但免於惡之即善則幾固不可遏而息也神則不測矣於此於彼而皆神是人非天之以命人而爲其宅者也故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依誠以凝於人者也從其幾而求康與是未至於本而亟離其末也其視情也如仇讐而視才也爲糠粃乃忽一念焉反而自問則必有大愧焉者是以不安爲安也性隱而莫著其端在情而亟遏之則才充而受詘者無望其心之盡矣擬乎神而求康與是本末兩捐而以無本者爲本也若有情焉而莫得其情以爲才之大也而數困於小夫抑奚據以安哉情汎寓而莫得其宅才揮斥於無涯而實一之未盡

也故求心不得而絕之求心不得而以不得者爲得胥曰吾以康吾心君子視之殆哉岌岌乎矣夫君子之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誠而後洵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曰志以道寧誠與道異名而同實者也修道以存誠而誠固天人之道也奚以明其然邪

今夫道古由之今亦由之己安之人亦安之歷古今人已而無異者惟其實有之也施之一室而宜推之一國而準推之天下而無不得槩遠邇逆順而不容者惟其實有然也故有理於此求之於心而不得求之於所聞而得矣求之於所習而得矣求之於所篤信而博推者而愈得矣心雖未得而求以得者心也情之摯也所得者非所聞所習而適得我心也性之安宅也由是而用之不窮焉盡其才矣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今有所感於此求之心則不得人之心求之人則不得己之心以心得心而人之情得矣人得其心而已之心亦得矣惟不隘其心之量錮之於私不逆其心之幾姑爲之忍則天

下之順者逆者同者異者以心函之而不相爲侮此非違其心以強受也心固無不可受而安其土者仁斯敦也物誠有其情我誠有其才無可憂也無可斁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之謂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奚假禁抑之於末哉

尙書引義卷五頁四至七

從其末而求安縱欲任情之謂也離末而求安而未至於本以爲安虛無寂靜之謂也皆非所以安心也安心者必於本本者何禮是也天理之節文因於物以顯現流行者也天理之節文入之道也實有者也故又曰誠先生屢曰君子之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曰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依誠以凝於人者也曰誠與道異名而同實其意可知矣幾者情之幾人心也人心須受節制於道心而後不妄故曰幾者受裁於誠神者天地生生之妙化生生之妙化必以其道而後不竭不萎以授性於人故曰神者依誠以凝於人

以誠安心也柰何天理之節文實有者也實有則思無不得非祇我實有

之也人亦實有之也故以情相通而我皆得人我皆得而心真安矣奚假外求哉不思而妄者隘心之量而錮於私也蔽於小體也不通而滯者逆心之幾而爲之忍也蔽於大體也此先生安心之所以貴乎誠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論念不可忘

先生論氣化日新與生之不住處主張道體不可分析謂如潮流然不斷的向前綿延故于念亦駁異端絕之不留忘之不繫剷之不執之說而曰相續之謂念念不可忘此亦先生天人之化功在繼之之演論也論克己復禮處謂當大公廓然物來順應視聽言動自循天理而無待外求是說也不善體之最易流入異端絕念不留毫無係戀之妄見得此而一切流弊可釋然矣其說見于尙書引義卷五其言曰

大哉念乎天以爲強之精地以爲厚之持四海羣生以爲大之歸前古後今以爲久之會大至無窮以爲載之函細至無畛以爲破之入易以爲緼禮以爲誠詩以爲志春秋以爲權衡故曰克念作聖非易辭也乃或疑之曰克者但能之之謂也念者意動而生心者也所念者特未定矣之于聖之域乎之于狂之徑乎克念而奚即入于聖故必曰言其所念者伊何而後聖狂之分以決乃所念者未易以目言

之道之無方體也久矣雖然則亦有可以目言者孟子曰欲知舜與  
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聖之所克念者善而已矣

而抑有說焉利與善舜蹠分岐之大辨則胡不目言善而但云克念  
邪曰但言克念而其爲善而非利決矣此體念之當人之心而知其  
固然也何也念者反求而繫于心尋繹而不忘其故者也

今夫利無物不可有無事不可圖無人不可徼義苟不恤則以無恒  
不信爲從致之術故小人之於此也與彼俱流與汨俱沒且此而夕  
彼速取而旋舍目淫而不問之心心靡而不謀之志其爲術也乘機  
而數變者也故盜蹠隨所遇而掠之無固情也苟得而不憂其失無  
反顧也極至于鋪肝膾肉之窮凶一罔念而已矣

若夫善也者無常所而必協于一也一致而百慮也有施也必思其  
受有益也必計其損言可言反顧其行行可行追憶其言後之所爲  
必續其前今之所爲必慮其後萬象之殊不遺于方寸千載之遠不

諳于旦夕故易曰繼之者善也天以繼而生不息日月水火動植飛潛萬古而無殊象惟其以來復爲心也人以繼而道不匱安危利害吉凶善敗閱萬變而無殊心惟其以勿忘爲養也目數移于色耳數移于聲身數移于境不可動者在心不可離者在道舜之所以爲舜者在此而已

通明之謂聖炯然在心之謂明終始一貫之謂通變易之謂狂惟意而爲之謂易今昔殊情之謂變由比言之彼異端者狂也其自謂聖而適得狂者罔念而已矣

彼之言曰念不可執也夫念誠不可執也而惟克念者斯不執也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謂之曰過去不知其未嘗去也有將來者焉流之歸也而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其當前而謂之現在者爲之名曰刹那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刹那也莊周曰除日無歲一日而止一日則一人之生亦旦生而暮死今

舜而昨蹠乎故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遽忘之謂罔此聖狂之大戒也奈之何爲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留影衡之無定平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于忿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將何爲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盜者見篋而眩之見匱而發之不念其爲何人之篋匱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

莊周曰逍遙可逍遙則逍遙耳不撓于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顯民祇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痼疾蹠之黠者也夫舜之爲善非但於爲而爲之也于爲而爲之昭昭靈靈之偶動而不可保蹠之爲盜則見可盜而盜之也未見可盜昏昏夢夢之知固未有託也舜非于爲而爲之鷄鳴而起念茲在

茲而期副其初心故孳孳于善而無所息蹠必見可盜而盜當其未  
爲盜有確然見不爲盜而必不可者乎無有也當其爲盜反諸心而  
遇其故者乎當其已爲盜之餘果且有盜者存乎無有也故異端之  
泯三際以絕念者縱其無惡亦與蹠未爲盜之頃同其情前無所憶  
後無所思苟可爲而無心以爲之因其便利而無礙惟利是圖故罔  
念也惟罔念也故隨所往而得利也故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繫乎念之忘與不忘而已矣

孔子曰默而識之識也者克念之實也識之量無多受而溢出之患  
故日益以所亡以充善之用而無不足識之力無經久而或渝之憂  
故相守而不失以需善之成存天地古今于我而恒不失物存我于  
君民親友而恒不失我耳以亶聰目以貞明知以知至而知終行以  
可久而可大一日之克終身不舍終身之念終食無違此豈非終日  
乾乾夕惕若之龍德乎乃其爲功也豈聖之專能而人所不可企及

哉晨而憶起晦而憶息客而憶反居而憶行亦其端矣孩提而念親  
稍長而念兄言而念其所聞行而念其所見尤其不妄者也夫人終  
日而有此矣故曰易也

雖然惟此之爲不易也甚矣未能富有則畜德小而困于所誦未能  
日新則執德吝而滯于其方私未蠲則有所甚執者有所甚忘欲未  
淨則情方動而或沮之以止一念之識不匱于終身者存乎所志之  
貞終身之識不間于終食者存乎所藏之密是故戰戰慄慄畢其一  
生而無息肩之地則爲之也亦難矣哉無惑乎異端之憚焉而他求  
其易也嗚呼前古有一成之迹後今有必開之先一室者千里之啟  
塗兆人者一日之應感今與昨相續彼與此相函克念之則有罔念  
之則亡人惟此而人聖惟此而聖狂惟此而狂盜惟此而盜禽惟此  
而禽辨乎此而聖之功決矣天健行而度不忒地厚載而方有常多  
學多識而一貫終身可行于一言知其亡勿忘其能瞬有養息有存

其用在繼其體在恒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嗚呼嚴哉

尚書引  
義卷五

頁廿七  
至三十

念者反求而繫于心尋繹而不忘其故者也後之所爲必續其前今之所爲必慮其後念茲在茲孳孳不息其用在繼其體在恒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彼以爲不當執而當忘之不當留而當絕之者皆不知念之爲流動的活的而橫割時間爲無量數不相連屬之刹那爲靜的死的也先生曰已往者流之源也謂之曰過去不知其未嘗去也將來者流之歸也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當前而謂之現在者爲之名曰刹那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刹那也通過去未來現在而爲一流此亦氣化日新之一變相說法也然則念爲相續者審矣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將何爲故可名此相續者曰念流念流又可名之曰識識之量無多受而溢出之患識之力無經久而或淪之憂此念之所以相繼不息也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留之相繼之道也詩

廣傳曰

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留之然後當其事而不匱矣歛然情動而意隨孰使之然耶天也天者君子之所弗怙以其非人之職也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心至而道起雖其善者亦物至知知而與之化也化于善莫之有適未見其歆喜之情異于狎不善也莫之見莫之聞肅肅猶在也惻惻者猶在也是則人之有功于天不待天而動者也前之必豫後之必留以心繫道而不宅虛以俟天之動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夫天之聰明動之于介然前際不期後際不繫俄頃用之而亦足以給斯蠶螿之義鷄雛之仁焉耳非人之所以爲道也人

禽之別也幾希此而已矣

詩廣傳  
召南九

以念之在不在爲人禽幾希之別嚴矣思問錄內篇曰

大匠之巧莫有見其巧者也無感之興莫有見其興者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尋過去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豫未來也舍其過去未來



之心則有親而不能事况天下之蠢蠢者乎

思內十五

尋過去豫未來念之在也又曰

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

蠢蠢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備不可遺嗚呼難矣

思內四

過去未來現在而皆統于吾之一心何可以過去而忘之未來而棄之乎  
思問錄又曰

無心而待用者器而已矣鏡與衡皆器也君子不器而謂聖人之心  
如鏡空衡平可乎鏡能顯妍媸而不能藏往衡能測輕重而隨物以  
輕重本無故也明其如日乎繼明以照于四方也平其如水乎維心  
亨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繼恒也信恒也有恒者聖功之藏也

思內廿三

有恒即克念以誠尋過去豫未來孳孳不息之謂也



論思維

先生論情處曰情者無質無恒無節無則一切須受制于性而後可得夫  
中和論人心道心處亦謂人心須聽命於道心道心行于人心之中而後  
可免于危妄究則性何以制情道心何以能命令夫人心制之命之之術  
未嘗及也論克己復禮處安心之法雖少論列謂當物來順應求心之慊  
不蔽于私大性之量而語焉不詳如何而可以慊心如何而可以大量如  
何而可以不蔽于私如何而可以不拘于己亦未研討是不得不待諸補  
充也性何以授節于情道心何以命令夫人心曰立其大體而不惑于小  
體大體何以立曰重思思者何人類之理智作用也人惟有此純粹的超  
然的理智作用是以能爲萬物之靈能使萬物皆備于我能不牽于小體  
之引誘能不惑于萬象之紛紜非然者順自然之衝動因感覺之現識飢  
而食渴而飲與禽獸奚擇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以慊以思順應故  
也心所不容己思之不容己故也不蔽于私大性之量亦以超然的思不

受一切限制故也此義見于讀孟子大全說之論大小體其言曰

一部孟子如鈞是人也一章深切著明耳目之官不思兩段既以辨大體小體功用之殊從其大而爲大人從其小而爲小人以答公都子第一問乃其以求夫大人所以從大體之蘊而直勘夫小人所以從小體之由以答公都子第二問意雖不盡于言而言亦無不盡之意也自耳目之官不思至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句句對照仰或言此而彼之不然者以顯只此數語是聖賢當體反求精以考之而不惑處前章所云于已取之而已者正謂此也耳目之官不思六字緊對下不思則不得也句而蔽于物四字緊對下思則得之句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緊對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二句在心則云心之官則思在耳目則不云耳目之官則視聽在心則云此天之所與我者在耳目則不云此成形之所有者在從大體則云此爲大人而已矣而于交物而引者不云此爲小人則言此而彼之不然

者顯也耳目之官不思疑與心之官則思相爲對照而今云耳目之官四字含有則視聽三字不思二字與不思則不得也相對者以官之爲言司也有其司則必有其事抑必有其事而後有所司今既云不思矣則是無其事也無其事而言司則豈耳目以不思爲所司之職是猶君以無爲爲職也耳目當爲君矣此釋氏以前五識爲性境現量之說反以賤第六七識而貴前五識也是以知言耳目之官則固有其司者存豈非以言目司視而耳司聽乎乃耳目則有所司矣非猶夫血肉爪髮之無所司矣今但以其不能思者言之則且與血肉爪髮等而雖在小人亦惡乎從之足知言不思者謂不思而亦得也不思而亦得故釋氏謂之現量心之官不思則不得故釋氏謂之非量耳目不思而亦得則其得色得聲也逸而不勞此小人之所以樂從心之官不思則不得逸無所得勞而後得焉此小人之所以憚從釋氏樂獎現量而取耳爲圓通

耳較目爲尤逸

正小人懷土懷惠唯逸乃

諺之情與徵聲逐色者未雖異而本固同以成乎無忌憚之小人也  
故不待思而得者耳目之利也不思而不得者心之義也而蔽于物  
者耳目之害也思則得者心之道也故耳目者利害之府心者道義  
之門也不思而得不勞而可有功而蔽于物則雖勞而亦無益聲色  
之麗耳目一見聞之而然雖進求之而亦然但爲物所蔽而蔽盡于  
物豈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無不表裏之具悉耳目但  
得其表物所  
未有者可使之形著而明動哉乃耳目之小亦其定分而誰令小人  
從之故曰小不害大罪在從之者也

所以知天之與我者專爲心言而非耳目之所得共者蓋天之與我  
者性也孟子固曰耳之于聲目之于色君子不謂性也蓋耳目之官  
元因體而有而耳目之體則資養而成雖天命之而不得外物之養  
以助于有生之後則亦不得有其聰明此唯心爲天所與我而耳目  
不得與也心思之得于天者不待取而與耳目之得于天者則人取

之而天與之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目不能奪而況于  
物物交物則引之則耳目且受奪而不得守其官求其從心之令也  
豈可得乎始于小體而終于物則小人之且失其人理先以大體則  
小體從令而物無不順此大人所以備物而誠釋氏唯以現量爲大  
且貴則始于現量者終必緣物現量主受故故釋氏雖不緣物而緣空空亦  
物也有交引故唯始于吾所受于天之明德而求盡其量則當體無窮而  
不倚于物故聖學雖盡物之性而要無所倚則以現量之光的然著  
明而已著則亡不能持心思之用闡然未能即章而思則日章先難而  
後獲先得而後喪大小貴賤之分由此以別惜乎先儒之未能詳也

孟子三百卅  
六至卅九

耳目之官小體也心官大體也小體不思而亦得故耳遇之成聲目遇之  
成色凡聲色之來無所擇也無所逃也大體則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思則得之此萬物之所以皆備于我不思則不得此從流小體樂獎現量

之不足爲恃耳目常受欺而思則超然照鑒了無遺藏如日中天罔兩咸避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

但此大小體之分非有畛域界限也大體者綜合的比較的心靈作用之謂也所謂判斷作用者似之小體者特殊的個別的心靈作用之謂也所謂感覺作用者似之然此祇可以比附的解釋爲易于明瞭計不可泥也尙書引義曰

然則孟子之以耳目爲小體何也曰從其合而言之則異者小大也同者體也從其分而言之則本大而末小合大而分小之謂也本攝乎末分承乎合故耳目之于心非截然而有小大之殊如其截然而小者有界大者有畛是一人而有二體當其合而從本則名之心官于其分而趨末則名之耳目之官官有主輔體無疆畔是故心者即目之內景耳之內牖貌之內鏡言之內鑰也合其所分斯以謂之合末之所會斯以謂之本貌言視聽分以成官而思爲君會通乎四事



以行其典禮非別有獨露之靈光迴脫根塵泯形聲離言動而爲恍  
惚杳冥之精也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在本固大逐末則小故耳目之  
小小以其官而不以其事耳以聰而作謀目以明而作哲者惟思與  
爲體孟子固未之小也思而得則小者大不思而蔽則大者小孟子  
之所謂小體釋氏之性境現量也孟子之所謂大體釋氏之帶質比  
量也貴現賤比滅質立性從小體爲小人釋氏當之矣

引義卷四頁  
廿九至卅三

心者目之內景耳之內牖貌之內鏡言之內鑰也耳之聰以作謀目之明  
而作哲者皆以思爲之體故也故耳目之于心非截然而有大小之殊思  
而得則小者大不思而蔽則大者小小體者現量也大體者比量也先生  
之貴理智作用也如是性之授情以節人心之受制于道心皆以此思爲  
之樞鍵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蔽于小體而以思應付一切如利斧然  
無不如意之謂也求心之慊求心之所不容已思想有定律理智無遷就  
遇是即是遇非即非之謂也思之功效如是孟子大全說中復有長篇闡

之其言曰

孟子昌言曰心之官則思今試于當體而反考之知爲思乎覺爲思乎運動爲思乎知而能知覺而能覺運動而能運動待思而得乎不待思而能乎所知所覺所運動者非兩相交而相引者乎所知所覺以運以動之情理有不蔽于物而能後物以存先物而有者乎

所知一物則止

一物如知鳩爲鳩則蔽于鳩不能運以知鷹覺運動亦如之

審此則此之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可知已只

緣後世佛老之說充斥天下人直不識得個心將此知覺運動之靈明抵代了其實者知覺運動之靈明只喚作耳目之官釋氏謂之見性聞性又喚他做性雖說來分裂則似五官有五性其實此靈明之隨體發用者未嘗不一故釋氏說聞梅流涎履高足酸也只在者上面向荊榛尋路稍通一線便謂圓通真陋哉其言之也孟子說此一思字是千古未發之藏與周書言念論語言識互明性體之大用念與識則是聖之事思則是智之事唯其有仁義之心是以心有其思

之能不然則但解知覺運動而已此仁義爲本而生乎思也

蓋仁義者在陰陽爲其必效之良能在變合爲其至善之條理元有

紋理機芽在

紋理是條理  
機芽是良能

故即此而發生乎思如甲必拆若勾必萌非

塊然一氣混雜椎鈍不能有所開牖也故曰天之所與我與我以仁

義即便與我以思也此從乎生初而言也乃心唯有其思則仁義于

此而得而所得亦必仁義蓋人飢思食渴思飲少思色壯思鬪老思

得未嘗不可謂之思而思之不必得乃不思而亦未嘗不得

得之  
有命

其得不得之一因乎思者唯仁義耳此思爲本而發生乎仁義亦但生

仁義而不生其他也釋氏一切唯心造之說原以誣天下之誠有者

而非實然蓋思因仁義之心而有則必親其始而不與他爲應故思

則已遠乎非道而即仁義之門矣是天之與我以思即與我以仁義

也此從乎成性而言也故思之一字是繼善成性存存三者一條貫

通梢底大用括仁義而統性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在者上面用

工夫與洪範之以睿作聖一語斬截該盡天道聖功者同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其一徵矣乃或疑思食思色等思雖不能得然不可謂之不思則孟子所言固有滲漏而今此所云亦將無執得以言思而不足盡思也乎則又不然學者于此須破盡俗陋之見特地與他正箇疆界只思義理便是思便是心之官思食思色等直非心之官則亦不可謂之思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元只在心上守着用功不許寄在小體上用以耳目有不思而得之長技一寄其思于彼則未有不被其奪者今試體驗之使其爲思仁思義則不因色起不因聲起不假于視不假于聽此心亭亭特顯出他全體大用來若思食色等則雖未嘗見未嘗聞卻目中若現其色耳中若聞其聲此雖不蔽于現前之物而亦蔽于所欲得之物不與現前之物交而亦與天下之物交也此卻是耳目效用心爲之役心替其功能以效于耳目之聰明則亦耳目之官誘心從彼而尙得謂之思哉釋氏不審謂

之見性聞性乃不知到見聞上已離了性只在魂魄上爲役如水入酒中一齊作酒味矣蓋形而上之道無可見無可聞則唯思爲獨效形而下之有色有聲者本耳目之所思心即闌入而終非其本職思亦徒勞而不爲功故可見可聞者謂之物而仁義不可謂之物以其自微至著乃至功效已成而終無成形若夫食色等則皆物也是故唯思仁義者爲思而思食色等非思也

乃或疑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有惻隱之心仁義亦因耳目之交物而生于心則又不然彼所言者謂盡人而皆有猶牝亡者之夜氣天真未泯偶一見端彼唯心失其官以從役于耳目則天良雖動亦必借彼以爲功非有根也若大人先立其大則不忍人之心充實在中而當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亦必不與行道之人怵然一驚惕然一懼者同矣發得猛時便是無本故齊宣王易牛之心反求而不得則唯其乍見穀鯨之時目交物而心從目非思所得以不思故終不得

也物交物則引之雖是小人沈湎人欲之情事乃小人即一念之明與天理相交也是耳目交物而相引學者但可借此察識本心到大有爲時卻用此爲本領不得且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則惻隱之心因目而動若其當未見孺子入井之時君子之思以存夫仁者豈如思食者之幻立一美味于前思色者之幻立一美色于前

此內視內聽亦屬耳目之官不

屬心而亦幻立一孺子入井之事而作往救之觀耶物引不動經緯自全方謂之思故曰萬物皆備于我不覩不聞中只有理原無事也無事而理固可思此乃心官獨致之功今人但不能于形而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則愚先言盡天下人不識得心亦盡天下人不會得思也萬物皆備于我唯思故誠通焉若使因耳目以起思之用而成其能則不特已睹之睹已聞之聞即覩其所未睹聞其所未聞亦只蔽盡于一物如何得萬物皆備來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正是專用思處若兼用覩聞則遠邇之形聲無涯其能

一時齊現于靜中乎有不現則泄而忘矣思乃心官之特用當其未睹未聞不假立色立聲以致其思而迨其發用則思抑行乎所睹所聞而以盡耳目之用唯本乎思以役耳目則或有所交自其所當交即有所蔽亦不害乎其通故曰道心爲主而人心皆聽命焉此又聖學之別于異端隳絀聰明以爲道累而終不可用也故乍見孺子入井之心雖非心之全體大用而亦可資之以爲擴充也乃前言所以求放心者以知覺運動之心求之今此又以思爲仁義之所自生然則求仁者將用思乎抑用知覺運動之心乎知覺運動之心固非即思則何不以思求而以知覺運動求耶則固有說于此夫所謂求放心者猶夫夜氣與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使其能思則心固不放矣唯不能思而放故心官失職而天明之僅存寓于知覺運動者猶未亡也是以可得而用之夫乍見孺子入井之人放其心而未知求者也其怵惕惻隱之憬然動者心之寓于覺者也或寓于知或寓于覺或

寓于運動則亦相倚爲體而不能離如水入酒中而作酒味則更不得舍水以求酒矣故在良心已放一端偶露者不得不於知覺運動之心以爲功若夫仁義之本體存乎中而與心官互相發生者思則得之大人以洗心而退藏于密乃以善乎知覺而使從令豈復恃此介然有知歛然有覺物示之而物警之以成弋獲之能哉

或又疑思食色等之爲耳目用事而心不得主其官則固已若人思利思害乃至察于無形則非耳目之官用事而過若在心則又不然夫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義也仁義未嘗不利也若趨利避害之背乎理者有一不因于耳目之欲者哉全軀保妻子懷祿固寵也只爲者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可以奉耳目之歡所以噓蹴之食乞人不屑緣乞人便食之而不死也無以供耳目一日之欲故除卻耳目之交引更無利害可以動人者而于思乎何尤也

乃又或疑思食色思利害者之必爲小體所奪固已如異端之徒所



思亦理也而詖淫邪遁以充塞仁義此豈耳目之過哉愚固曰釋氏之耳爲圓通前五識爲性境者亦樂用其不勞而獲之聰明與小人懷土便安之情同也其或所思者正而爲賢者之太過如季文子之三思與夫子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疑爲思過而其有所過思也則必有所不及思或極思之深而不能致思之大或致思之大而不能極思之深則亦有所不思而不得爾深者大以廣之大者深以致之而抑以學輔之必竟思爲主以善其用而後心之官乃盡也學亦借思然即不能亦特未至于大人而已終遠于小人矣凡此數者舉無足疑乃益知孟子之言思爲古今未發之藏而曰思誠者人之道特以補明子思所言誠之者之實思爲人道即爲道心乃天之寶命而性之良能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唯斯而已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言以思由之也孟子三頁卅九至四十五

思之一字是繼善成性存存三者一條貫通梢底大用括仁義而統性情

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在者上面用功夫思之功用如此思者理智作用  
邏輯的推論之謂也知覺運動之心則乃感覺自然之適應已耳非有的  
然顯然自覺的有意識的非如此不容如彼之狀態如邏輯的推論然也  
吾人遇一是非而判斷之此固自然不容已者判斷而或是焉或非焉亦  
自然而不容已者我自主張不容或欺我自安排不容遷就感覺何如可  
欺以物可遷以境自己毫無定持專憑外界作弄以是爲我之主人翁喚  
作我之心其誰尊之無怪其治絲而愈勞也

思而何以能由我主張任我安排也曰思者根于性者也根于性故自發  
而不容已根于性故不受外欺不爲境異而由我主持其根于性也奈何  
先生曰仁義者在陰陽爲其必效之良能在變合爲其致善之條理元有  
紋理機芽在故即此而發生乎思如甲必拆若勾必萌非塊然一氣混雜  
椎鈍不能有所開牖也故曰天之所與我與我以仁義即與我以思也可  
謂深切著明矣仁義者就妙化之良能條理而言也良能條理不能不發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發而亦必有其良能條理而不容或乖所謂思者此也故思可謂之爲根于性根于性根于仁義也仁義既就思而顯則惟思爲可得夫仁義故思可獨尊以其可得仁義也思之一字在先生哲學中爲總樞總歸宿者職是故耳

先生重思而須知思者純粹的理性純粹的邏輯不雜一毫物欲不摻一絲聞見而靈智獨用方得謂之爲思故曰使其爲思仁思義則不因色起不因聲起不假于視不假于聽此心亭亭特特顯出他全體大用來又曰形而下之有色有聲者本耳目之所司心即闌入而終非其本職

故純粹的思離絕物交之謂也物引不動經緯自全方謂之思故可曰萬物皆備于我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有惻隱之心此就一念之明與天理相交處言謂可資之以爲擴充耳若夫大人先立其大則不忍人之心充實在中不問其乍見否也

雖然離絕而非謝絕也思乃心官之特用當其未睹未聞不假立色立聲

以致其思而迨其發用則思抑行乎所睹所聞而以盡耳目之用本乎思以役夫耳目則或有所交自其所當交即有所蔽亦不害乎其通故曰道心爲主而人心皆聽命焉

茲復錄孟子大全說中一段以見思之位置在盡心知性中爲總樞紐者非妄論也其言曰

性誠也心幾也幾者誠之幾而迨其爲幾誠固藏焉斯心統性之說也然在誠則無不善在幾則善惡岐出故周子曰幾善惡是以心也者不可加以有善無惡之名張子曰合性與知覺則知惡覺惡亦統此矣乃心統性而性未舍心胡爲乎其有惡之幾也蓋心之官爲思而其變動之幾則以爲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故心守其本位以盡其官則唯以其思與性相應若以其思爲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爲務則自曠其位而逐物以著其能于是而惡以起矣蓋唯無情無覺者則效于不窮而不以爲勞性是也

誠無爲

心旣靈明而有情覺矣畏

難幸易之情生矣獨任則難而倚物則易耳目之官挾其不思亦得自然逸獲之靈心因樂往而與爲功以速獲其當前捷取之效而不獨任其求則得舍則失之勞是以往與之逐比匪傷而不恤也迨其相暱深而相即之機熟權已失而受制之勢成則心愈舍其可求可得者以應乎彼是故心之含性也非不善也其官非不可以獨有所得而必待乎小體之相成也乃不以之思而以之視聽舍其田以芸人之田而已之田蕪矣今使知吾心之才本吾性之所自生以應吾性之用而思者其本業也則竭盡無餘以有者必備爲者必成焉又何暇乎就人田而芸也乎故孟子曰盡其才曰盡其心特心之爲幾變動甚速而又不能處于靜以待擇故欲盡心者無能審其定職以致功審者心也以其職審故不能自審是故奉性以著其當盡之職則非思而不與性相應知覺情相應不與性應以思皆與御知覺而後與性應窮理以復性于所知則又非思而不與理相應但知與欲相應以思御皆與御知覺而後與理應然後心之才一盡于思而心之思自足以盡無窮

之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然則不能盡其心者亦唯知有情而  
誤以知覺受役焉乍喜其靈明者之有效乃以曠其職而不恤焉爾  
故聖不觀無理之心斯以遠于小人而別于異端

孟子三頁五十  
五至五十六

非思而不與性相應非思而不與理相應思之功效其大如此安可忽也



論正心誠意

先生反對樂獎現量大智圓通之說而特重心官之思以爲主宰性之授情以節思授之也道心統制夫人心思制之也外物不可棄絕內情不可放縱但物來順應求慊于心而已足爲持身之用思爲之樞紐也思者根于仁義而亦應夫仁義惟思而後性之全體大用乃現人之生活乃爲渾淪的活動的綿延的日新的如流水然耳雖然思固重矣而何盡天下人不會思也曰此小體蔽之也情欲陷之也外物誘之也非心官之本然欲復心官之本然則不得不賴夫修養矣正心誠意是也先生對此頗有發明茲先述心意之別次論正心誠意之途

何謂心正蒙注曰

天理之自然爲太和之氣所體物不遺者爲性凝之于人而函于形

中因形發用以起知能者爲心性者天道心者人道

正蒙注三  
下頁十一

凝之于人而函于形中因形發用以起知能者爲心現代所謂神經作用

者是也讀四書大全說曰

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心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留不失使人別于物之蒙昧者也性者天人授受之總名自不可拘蔽儘人拘蔽他終奈他不何有時還迸露出來如乍見孺子入井等即不迸露其理不失既不可拘蔽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

受拘之故

又會敷施翕受

之蔽受故

所以氣稟得以拘之物欲得

以蔽之而格致誠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

讀四書大全說大學頁

所謂敷施翕受應感動作是也氣稟得拘物欲得蔽心理狀態之易受欺惑是也又曰

心則五臟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都在裏面

如手能持等

虛者本

未有私欲之謂也不可云如虛空靈者曲折洞達而成善也

大學頁三

觀此心爲神經作用尤明然另有一意義焉

心者身之所自修而未介于動尚無其意者也

孟子上頁一

俗語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彼有心我無心等之心非神經作用之謂也所謂志者差近之如立志欲爲善事但存一必欲爲善之心而後遇凶年饑饉而賑焉遇節婦孝子而施焉境之當前而自能隨感應付此隨感應付者先生所謂意也事物未來之先此間但存一必欲爲善之心者志也所謂身之所自修而未介于動尙無其意者也此心意之別也故正蒙注曰

意者乍隨物感而起也志者事所自立而不可易者也庸人有意而無志中人志立而意亂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聖人純乎志以成德而無意蓋志一而已

正蒙六下八

乍隨物感而起所謂隨感應付者是也但亦有不待感而起者大學章句曰

一志所發心也隨念所發意也覺體所發知也

大學章句頁三

四書大全說曰

意或無感而生如不因有色現前而思色等心則未有所感而不現如存惻隱之心無孺子入井事則不現等好色惡臭之不當前人則

無所好而無所惡

雖妄思色終不作好

意則起念于此而取境于彼心則固有焉

而不待起受境而非取境故意爲心身之關鑰居心身之介

大學頁廿一

心爲神經作用非有外感不有內應故曰未有所感而不現又曰受境而非取境心又爲志身之所自立自修而非可以易故曰心則固有而不待起若夫意則隨念而發莫有定則有感而固生無感而亦可生不可捉摸者也故心可謂之曰靜的而意爲動的一切作爲皆介于動故曰意爲心身之關鑰大學說又曰

中外原無定名固不可執一而論自一事之發而言則心未發意將發心靜爲內意動爲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則因心發意心先意後先者爲體于中後者發用于外固也然意不盡緣心而起則意固自爲體而以感通爲因故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有意之體人所不

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意也心則己所不睹不聞而恒存矣乃己之睹聞雖所不及而心亦在乃既有其心則天下皆得而見之是與夫意之爲人所不及知者較顯也故以此言之則意隱而心著故可云外

大學頁  
廿三

心靜爲內意動爲外心先爲體意後爲用此易知者也意自爲體而以感通爲因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心則恒存于斯雖己所不睹不聞或睹聞所不及而巋然骨立可與天日相共而無愧意獨則隱心共則顯此則剖析較微矣總之心意相爲功效互成因果者也大學說曰

心之與意動之與靜相爲體用而無分于主輔故曰動靜無端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而心苟不正則其害亦必達于意而無所施其誠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意也不能正其心意一發而即向于邪以成乎身之不修故愚謂意居身心之交心之與意互相爲因互相爲果互相爲功互相爲效心之爲功過于身者以意爲之傳送也

大學

志不堅定則意隨感發將任其所之而無所底止然志靜者也必于意而發用苟意之不誠不能充沛洋溢元氣浩勃以致乎事功則志亦空立而無能此心意相關之理也故大學說又曰

意無恒體無恒體者不可執之爲自不受欺而亦無可慊也所謂自者心也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蓋心之正者志之持也是以知其恒存乎中善而非惡也心之所存善而非惡意之已動或有惡焉以陵奪其素正之心則自欺矣唯誠其意者充此心之善以灌注乎所動之意而皆實則吾所存之心周流滿愜而無有餒也此之謂自慊

也  
大學頁  
廿一

意隨感隨念而發故曰意無恒體無恒體而何以執之爲自也所謂自者心也心何以爲自以其爲志故也志者身之所自修事之所自立也孟子說中所謂吾心之虛靈不昧以有所發而善于所往者是也故可名之曰

自所謂正心存心皆賴志以持之耳然意如波然最善陵奪欲正其心而無憾必復賴夫意誠意誠而後吾所存之心始周流滿愜無有餒惰之虞  
大學章句曰

意累其心心欲救之而無益意如其心則心之正者得以常伸心意  
相關之理如此其切故君子欲正其心必慎于獨以求誠也

大學章句  
頁十七

心意相關之理既明進而討論正心誠意之塗

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爲功統性情之心  
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爲心  
則業發此心而與物相爲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  
爲功者也蓋以其生之于心者傳之于外旋生旋見不留俄頃即欲  
正之而施功亦不徹也蓋曰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  
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爲  
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爲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

而有爲者則據之以爲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爲可爲之體于不睹不聞之中欲修其身者則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情欲之用則直無之矣傳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是也夫唯有其心則所爲視所爲聽所欲言所自動者胥此以爲之主惟然則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浮寄于正不正之間而聽命于意焉不于此早授之以正則雖善其意而亦如雷龍之火無恒而易爲起滅故必欲正其心者乃能于意求誠當其發爲意而恒爲之主則以其正者爲誠之則中庸所謂無惡于志當其意之未發則不必有不誠之好惡用吾慎焉亦不必有可好可惡之現前驗吾從焉而恒存恒持使好善惡惡之理隱然立不可犯之壁壘帥吾氣以待物之方來則不睹不聞之中而脩齊治平之理皆具足矣此則身意之交心之本體也此則脩誠之際正之



實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視聽言動者也則唯志而已矣

大學  
頁八

志爲之主而後意乃可誠不然者意如雷龍之火起滅無恆持之尙難誠更談不到矣先生所謂志現代所謂意志力也所謂意現代所謂意識的諸狀態也歷來談正心誠意者未有簡明如先生者也

意志力爲主恆存恆持好善惡惡之理隱然如立一不可犯之壁壘帥吾至大至剛之氣以待物之方來此聖人易簡之學也不于此體會而徒在意上用功異端而已故曰

實蓋嘗論之遏人欲者物誘欲動而後能施其遏物之未構欲之未動不睹姦色而豫擬一姦色以絕之不聞淫聲而豫擬一淫聲以遠之徒勞而無可致其功未有能濟者也且盡古今之爲學者純疵利鈍之不一未有如是之迂謬以爲功者也惟夫天理之本然渾淪一理而萬殊皆備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君子見其參前而倚衡聖人見其川流而敦化至大而不易舉也至密而不易盡也至變而不可執

也非豫存諸心而競畏以持之則物至事起雖欲襲取以爲義而動乖其則此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不待既睹其形既聞其聲乃以揀是非而施戒懼者也君子之道至此而至矣爲異端者未有能與焉者也不知有此乃始求之于感應求之于緣起陷溺終身而不拔

不亦宜乎

中庸章句  
頁四至五

所謂豫存諸心而競畏以持之正心功夫是也心正而後天理之本然渾淪一理而萬殊皆備心正而後心官之思可施其全體大用而所適皆宜異端惟不知此故求之于感應求之于緣起而終不得耳大學章句復痛論不知所正之心之謬曰

淳熙以後之學者于存養之功未有得焉而不能篤信正心之有實爲之說曰心之體如太虛曰湛然虛靜如鑑之明曰四者不能無而亦不可有曰如鏡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疾叛師說墮于釋氏之支說甚矣夫其所謂太虛者吾不知其何指也兩間未有器耳一實

之理洋溢充滿吾未見其虛也故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天者理也氣之都也固非空而無實之謂也既與其言太虛者不侔則彼所謂太虛者得之佛老而非君子之言審矣其曰如鏡未有象不有四者故四者有而不失其正則正傳之所謂不得者爾得之爲言豈僅不失之謂哉惟鏡本無象故妍當前而妍媸當前而媸無有正而隨物以移然則逆吾者當前而忿憶憂懼順吾者當前而好樂交焉則盡人而無不然者而奚以爲君子之正乎惟鏡本無象妍當前而失天下之媸媸當前而失天下之妍一影蔽之更無自體相映非實兩無所喻則亦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甘苦皆茹而固不知味是正所謂心不在而無所施其脩者也莊周謂之止水佛氏謂之大圓鏡智乃以是言大學正心之功不已謬乎至其云不能無而亦不可有則確爲了無實義之戲論釋氏以此立啄啐同時一見不再之轉語玩天下于光景之中學于聖人之門者如之何拾以自誤而惑人也嗚呼

正心之學不講久矣朱子明言知誠意而不知存心之弊以防學者之舍本而圖末重外而輕內以陷于異端乃一再傳而其徒已明叛之而不知又奚況陸子靜王伯安之徒不亟背聖教以入于邪哉然正心之實功何若孔子曰復禮中庸曰致中孟子曰存心程子曰執持其志張子曰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敬以直之學者亦求之此而已矣

大學章句  
頁廿一

此說駁歷來陷于異端之誤最爲明快先生所謂之正心益可信矣正心之功夫若何復禮致中存心持志瞬存息養敬以直之而已大學說中尙有一段辨正心者亦並錄之其言曰

佛氏謂大圓智鏡本無一物隨緣赴感乃無不周迨其末流不至于無父無君而不止大學之正其心以修齊治平者豈其然哉既欲其虛矣又欲其不期不留而不係矣則其于心也但還其如如不動者而止而又何事于正故釋氏之談心但云明心了心安心死心而不

言正何也以苟欲正之則已有期有留有係實而不虛也今有物于此其位有定向其體可執持或置之不正而後從而正之若窅窅空空之太虛手挪不動氣吹不移則從何而施其正且東西南北無非太虛之位而又何所正耶用如太虛之說以釋明明德則其所爭尚隱而難見以此言明則猶近老氏虛生白之旨以此言正心則天地懸隔一思而即知之矣故程子直以孟子持志而不動心爲正心顯其實功用昭千古不傳之絕學其功偉矣孟子之論養氣曰配義與道養氣以不動心而曰配義與道則心爲道義之心可知以道義爲心者孟子之志也持其志者持此也夫然而後即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無不得其正何也心在故也而耳目口體可得言脩矣身心之一貫故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云此謂脩身在正心兩在字顯現條理以見欲修其身者不可竟于身上安排而大學正心之條目非

故爲迂玄之教

大學頁  
卅六

持其志正其心而後心常在而後耳目口體可得言修心在焉者時時以我之意志力主動一切不爲外欺不受外誘是也非如異端所謂湛明虛靜常惺惺地也思問錄內篇亦有一段論正心之要者

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之通病蓋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爲生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舍

心不講以誠意而爲玉鑰匙危矣哉

思內十四

正心者求心之常在求心之常持也此亦念不可忘之演論也心不在者放其心弛其志也心者何也以道義爲心之心也仁義之心也志者何也知此而常持之欲有所發而善于所往者也大學說故曰

正心工夫初未之及固不以無所忿懣云云者爲正之功而亦不以致察于四者之生使不以累虛明之本體爲正也夫不察則不正固然矣乃慮其不正而察之者何物也哉必其如鑑如衡而後能察

則所以能如鑑如衡者亦必有其道矣故曰不動心有道也蓋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以凡不能正其心者一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

意不動向無敗露意一動則心之不正者遂現

唯其心不在也

持之不定則不在意發處作主

心不在

焉而不見不聞不知味則雖欲修其身而身不聽此經所謂修其身  
在正其心也不得其正心不正也非不正其心不見不聞不知味身  
不受修也非身不修也心不在者孟子所謂放其心也放其心者豈  
放其虛明之心乎放其仁義之心也蓋既是虛虛明明地則全不可  
收更于何放止防窒塞無患開張故其不可有者留也期也繫也留  
則過去亦在期則未來亦在繫則現前亦在統無所在而後心得其  
虛明何以又云心不在焉而其弊如彼乎

大學頁  
升八

不能正其心意不動尙可不露馬脚意一動而疵累百出經不起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之撼擾何謂心不正心不在焉是也心不在則主持無人一  
任意識播弄耳心在者念念相續所謂念茲在茲孳孳于善而無所息也

正心既明次論誠意

誠意之功則是將所知之理遇著意發時撞將去教他喫个滿懷及將吾固正之心喫緊通透到吾所將應底事物上符合穿徹教吾意便從者上面發將出來似竹笋般始終是者个則樣如此撲滿條達一直誠將去更不教他中間招致自欺便謂之毋自欺也當未有意時其將來之善幾惡幾不可預爲擬制而務于從容涵養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好意出來及其意已發而可知之後不可強爲補飾以涉于小人之揜著故待己所及知抑僅己所獨知之時而加之慎實則以誠灌注乎意徹表徹裏徹始徹終彊固精明非但于獨知而防之也慎字不可作防字解乃縝密詳謹之意惡惡臭好好色豈有所防哉無不好無不惡即是慎誠其意者須是金粟充滿而用之如流水一無吝嗇則更不使有支撐之意耳

大學頁十七

誠意之功則是將所知之理遇著意發時撞將去教他喫个滿懷始終是



者个則樣樸滿條達一直誠將去是也蓋雖有意志力爲主而無誠意之功則力量不足恐有不濟耳大學章句曰

格物致知明善也正心誠意誠身也格物者格其所當知之物誠意者誠其所必正之心四者功用相資而二者括之矣蓋所謂誠意者一誠于善則惟奉其存養不失之心以察乎意而析善惡于微因而慎之俾意之動無不如其心之正而始終一實無有間斷乃令忿好懼憂咸得其當然之節此誠正合一而爲誠身之實功也是則誠意正心加警之功格物者致知踐實之學不得專求之意知而忽于格正以流于異端之說明矣

大學章句  
頁卅二

誠意者正心加警之功俾意之動無不如其心之正而始終一實無有間斷之謂也思問錄內篇曰

恃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強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即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

實體之之謂也

思內十三

實體之而後始能始終一貫充沛洋溢喫个滿懷誠意之真諦如此誠意如何加功則第一段已詳論之所謂當未有意時不可預爲擬制而務于從容涵養不可急迫及意之已發又不可強爲補飾僅于己所獨知之時加之慎實是也故誠意之功慎獨盡之矣意所未發則正心之功爾故中庸章句云

去私意之蔽而涵泳其所已知正心也去私欲之累而敦篤其所已知能誠意也蓋心未感發欲固未萌所正者正其私意之偏耳已知而涵泳之程子所謂持其志也去私欲者意動欲興於獨加慎也所已知者存養之所不昧者于意之發必允蹈之一于善也

中庸章句  
頁卅五

仁義之心何以放私意蔽之也故正心者去私意之蔽而重振主帥耳有爲之意何以忘私欲累之也故誠意者去私欲之累而于獨加慎耳意者隱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故必于獨加功慎之云者非防杜也乃縝密詳

謹之義思問錄內篇曰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須移易而

已故曰獨

思內七

但意誠雖要而不可專恃誠意爲功正心之功萬不可少爲忽視思問錄

內篇故曰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慎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者于

心知無功

以無善無惡爲心心知不加正致之功

始專恃慎獨爲至要遏之而不勝遏危矣

即遏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撲而後者熺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思內十三

觀此數語而先生之微意可觀矣茲錄大學章句數語以終斯篇以見正心誠意二者不可偏廢也

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其弊也爲克伐怨欲之不行  
而不足以仁其流且爲異端之狂心乍歇而即爲菩提欲正其心而  
不能誠意其弊也爲非不悅道而力不足大本旣正雖有過而不流  
于邪故自正心而益求之意知爲善之至而自誠意以進于正心修

身爲大學之本

大學章句  
頁廿一

論求放心

先生論正心誠意處大聲疾呼以救世之重外而輕內舍本而趨末單以誠意爲功認心爲無實之體者故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又曰凡不能正其心者唯其心不在也夫所謂心不在者非孟子所謂之放心乎然則孟子求放心之說與大學正心之功異名而同指無或殊也但歷來儒者恒以求放心爲聖學之要功故單篇述之以附於論正心誠意之後

論正心處篤信正心之有實而痛駁心如太虛心如明鑑之說故論求放心亦謂所放所求之心仁義之心也非僅以收攝不昏爲求放心而已孟子大全說曰

彼以知覺爲心而以收攝不昏爲求放心者不特於文理有礙而早已侵入異端之域矣程子云才昏睡便放了朱子云收斂此心不容一物看來都有疵病求放心者求仁耳朱子云如我欲仁斯仁至矣

多下一如字只欲仁便是求放心也仁者之事雖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不容他昏去乃昏而放失其仁固也然一不昏而即可謂之仁乎既不昏亦須有所存先儒謂隨處體認天理故亦必學問以爲之津涘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能行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皆求放心之道也若但提醒此靈明教不昏著睡著則異端之徹夜達旦死參死究者莫有不仁義焉者矣放心只是失卻了仁有私意私欲爲之阻隔而天理不現天理現則光輝篤實萬物皆備而豈一物不容哉若但以不昏而無物爲心之存則狂如李白且有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之時而語其極至將龐蘊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者盡之矣孟子喫緊教人求仁程朱卻指个不求自得空洞虛元底境界異哉非愚所敢知也

孟子三  
頁卅一

單提醒此靈明教不昏著睡著不得謂之曰求放心固也然此靈明之心遂竟無用耶求者即以此靈明之心求之耳故又曰

所放所求之心仁也求放心者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之也仁爲人  
心故即與靈明之心爲體而既放以後則仁去而靈明之心固存則  
以此靈明之心而求吾所性之仁心以本體言雖不可竟析之爲二  
心以效用言則亦不可槩之爲一心也而朱子所云非以一心求一  
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亦覺與釋氏無能無所最初一念即證菩  
提因地果生之說無以別識得所求之心與求心之心本同而未異  
而後聖賢正大誠實之學不混于異端愚不敢避粗淺之譏以雷同  
先儒亦自附于孟子距楊墨之旨以俟知者耳

孟子三  
頁卅二

嘗試論之心者人之神經作用先生所謂心含性而效動者也神經作用  
有其必循之當然之則焉性之德也二殊五常之實也所謂仁義爲心之  
實者此也神經作用隨感而隨應有其虛靈不昧之性質焉性之才也所  
謂知覺運動爲心之幾者此也二者各有分限雖同具于心而體用自殊  
體者用之體體本所以備用則知覺運動之所以感得其當者乃仁義之

實行于變合好惡之間而非有他也私意私欲人之所不免焉一蔽于私意私欲則仁義之實放而失權一聽此知覺運動之自爲自主而後過惡始生惟然故求放心者仍以此能知覺運動者而求失所知覺運動之實而已亦非有他也先生所謂求放心者以此靈明之心求之微意如是與其所論心性處仍一貫耳故孟子說曰

性繼善而無爲天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云求則以心之所有即性之善而爲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也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變合也若舍其實而但言其幾則此知覺運動之惺惺者放之而固爲放辟邪侈即求之而亦但盡乎好惡攻取之用浸令存之亦不過如釋氏之三喚主人而已

二頁

不知仁義爲心之實有故歷來講求放心者祇說个靈明之心夫此靈明

孟子



底物事乃心之知覺運動除真正睡著或發昏得病外誰見有不克知覺運動者乎誰見有知覺運動而不靈者乎此靈明活動者乃我之神經作用神經作用而可曰昏曰放曰求之也乎知靈明活動之不克用力而放心之爲放仁義之心求之之爲求仁義之心也審矣此義亦見于孟子說

中

孔子曰操則存言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存也舍則亡言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亡也出入無時言仁義之心雖吾性之固有而不能必其恒在也莫知其鄉言仁義之心不倚于事不可執一定體以爲之方所也其心之謂與即言此仁義之心也說此書者其大病在抹下仁義二字單說个靈明底物事描畫得怱怱似水銀珠子樣大概釋氏之說恰是如此此靈明活動者如荷葉上露水相似直是操不得底愈操而愈不存矣此靈明活動者亦如影之隨形不但不亡而亦何容舍開眼見明閉眼見暗未有能舍之者也亦直不可說他

莫知其鄉喚醒主人翁則端的在家裏坐行住臥不離者箇也嗚呼

誰謂孔子之言而如斯其背謬耶

孟子三  
頁廿七

不識仁義之心而單認靈明之心者固由不識心性之全體大用二殊五常之實而亦由于釋氏之不分能所不辨體用使然體用固相函而實各有分畛能所固相依而實各有其位不可混也先生曰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以今語釋之本體曰所名相曰能無體固無相而不得據相爲體也凡相皆以體而不得謂體即相也心亦然仁義者心之實即本體也所知覺運動而咸當者心之用即相也能也無仁義之實則知覺運動且將不起即起而亦不克咸當無能知覺運動者以爲之用則雖有仁義之實而亦無處以依託無從以成化釋氏惟不知此故以能爲所而謂能知覺運動之靈明之心即爲我之主人翁歷來儒者大半直接或間接皆受其惑故于求放心之說皆依據其能所不分之旨謂單提醒此靈明之心而能事已畢嗚呼孰爲厲階至于此極無怪先生之

力闢之也茲抄尚書引義中辨能所之全文以終斯篇以見先生衛道之苦心焉

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爲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爲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爲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爲能則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固所以發能有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乃釋氏以有爲幻以無爲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于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爲所以立其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爲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

呂東萊曰君以無逸爲所蔡氏

曰王敬作所

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爲所豈非釋氏之言乎書之云

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爲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爲偏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

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即用也所謂所者即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思也所謂所者即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己也所謂所者即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宏道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宏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今日以敬作所抑曰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彛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聞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越有山而我

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爲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止爲天下之所止惟吾心之能起爲天下之所起即以是凝之爲區宇而守之爲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即界萬法惟識而識即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

夫粟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刑民晷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爲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爲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齋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晷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蕩莽固莫如叛君

父芟須髮以自居于意生身之界而詫于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爲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爲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爲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爲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爲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爲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品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

尚書引義卷五  
頁十四至十七

論存養省察

正心者何持志以爲一切行爲之主豫存諸心而時時兢畏以待事物之來而已事物之來也不可期則因感而動以後或將動未動之間皆甚難施其遏抑強禁之功非祇事幾之頃迫不及待亦中無所主而莫知適從則存養之功要矣存養者正心之功夫也以其爲歷來注意之問題故單篇述之張子正蒙注曰

衆人之動因感而動事至而念起事去而念息君子于物感未交之際耳目不倚于見聞言動不形于聲色而不顯亦臨不諫亦入其于靜也無瞬息之怠放而息則其動也亦發邇而不忘遠及遠而不泄邇終身終日不使其心僥焉此存心窮理盡性之學也

正蒙七下  
頁廿七

惟其靜而無瞬息之怠放故動而遠邇之皆可中節蓋存養之功所以持志而不昧者也故易內傳曰

靜而存養之功已密則天理流行而大中至正之則炯然不昧故一

念甫動毫釐有差即與素志相違而疾喻其非隱而莫見微而莫顯  
省察之功易而速矣故愚嘗謂庸人後念明于前念君子初幾決于  
後幾後念之明悔之所自生也初幾則無事于悔矣不睹不聞之中  
萬理森然而痛癢自覺故拔一髮而心爲之動此仁之體也于靜存  
之于動著之也

內傳卷六  
上頁廿三

天理流行而大中至正之則炯然不昧不睹不聞之中萬理森然而痛癢  
自覺此正心之極境也大學章句明著存心爲持志勿忘存心而後身可  
得修其言曰

無以檢其身身之所由不修也視見聽聞食知味豈必能修然不見  
不聞不知味則茫然不知有身而孰從修之由是雖無惡而不可保  
惡末有不乘之者而身果于不修矣敬以直之存心之實功持志勿  
忘之密用也心常存常存于正也正者仁義而已矣常存者不違仁  
而集義也孔子曰操則存此之謂爾常存其正之心則其有所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者無不得其正而用之所行發于身者內外貫浹相  
喻而受命亦奚至有不見不聞不知味茫然使其身若異端之所謂

如槁木死灰者無所施正而並以廢其修乎

大學章句  
頁十九

先生既著存養之要復駁併戒懼于慎獨以蔑存養之說蓋亦不單重靈  
明之體不單以收攝不昏爲能事之意也此義見于中庸章句其言曰

世教衰邪說逞于是而有併戒懼于慎獨以蔑存養之說者出焉道  
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見爲過者豈能過哉不  
及而已矣一念之起介然有覺是非粗辨梏亡者亦有之也未之感  
應天理森然萬物皆備非君子莫之能得也念之始萌是非甚細權  
衡之審即念而明非君子莫之能著也未嘗實致其力于靜存之學  
則茫然無得因其未得不信君子之有乃據一念介然之覺以爲極  
致是其不及者遠矣而自謂能過于君子之道不已誕乎且惟然而  
其所謂介然之覺是非之果辨與否焉吾不能保也抑其乘天機之

未泯以爲介然之覺者自謂獨知而天下之人則已如見其肺肝也  
故人欲之不可肆鄉黨自好者而知之矣佛老而先知之矣即夫縱  
欲敗度而思返者亦知之矣非特知之且遏之矣乃佛老之知之無  
殊于縱欲而疲者之知之也則惟其無大本存焉而聽志氣之息以  
斂者也迨志氣之疲而乃知人欲之非所當逐焉故曰人已見其肺  
肝而始有介然之覺也則專言慎獨者蓋終身而未嘗有其獨也于  
是爲邪說者益叛而爲遁辭曰獨者無對之體是不與非對善不與  
惡對己不與物對事不與理對即吾性也則其竊佛氏真空不二之  
說以洸瀆浮游于人心之危而本心盡失是其終身之久以至于終  
食之間求其痛癢之自知乃至一念而不可得信乎終日言獨而不  
知何者之爲獨而况可得而慎乎斯所以昏然長迷爲鮮能之民而  
終之以無忌憚故曰其不及者遠矣奚過之有哉

中庸章句  
頁八至九

中庸章句復曰

既常戒懼天則炯然而後善者審不善者著加謹之功起焉若未嘗  
戒懼則一念之惡未有凶危之象昏然莫察其是非至于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而後悔而思揜初無有所謂獨知則亦無從致其慎也  
蓋庸人後念明于前念而君子初幾捷于後幾遏人欲所以全天理  
而惟存天理乃可以遏人欲是存養爲聖學之本而省察其加功固  
有主輔之分也

中庸章句頁五

存養爲主省察爲輔二者不可偏廢此先生之公論也存養所以存天理  
省察所以遏人欲故孟子大全說曰

存心爲養性之資養性則存心之實故遏欲存理偏廢則兩皆非據  
欲不遏而欲存理則其于理也雖得復失非存理而以遏欲或強禁  
之將如隔日瘡之未發抑空守之必入于異端之三喚主人認空空  
洞洞地作無位真人也

孟子三頁五十七

明此而存養省察之相互關係與主輔不可偏廢之理審矣

船山學譜卷四終

船山學譜卷之五

識知論

論識知

宋明來儒者侈談心性而多忽于人之識知問題人之識知天子之乎人自能之乎其識知之起以何因緣而生乎既有識知則必有識知之則此則者在識知本身乎在外物乎識知有則而何以屢有錯誤也諸如此種問題歷來多不爲學者所注意先生思想既以思維爲中心爲總樞紐則識知者思想之內容也不能不有所論列雖言之不詳而創始者難不得不驚服先生之絕識也張子正蒙注曰

識知者五常之性所與天下相通而起用者也知其物乃知其名知其名乃知其義不與物交則心具此理而名不能言事不能成赤子之無知精未徹也愚蒙之無知物不審也

正蒙一上四

此識知之定義也五常之性心所具之理也而不與物交則作用不起作

用不起則雖有心性而無識無知何以謂識知爲作用也以識知之起由于知覺之發生知覺之發生有條件者也請讀正蒙注

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數陳名立而義起習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間之中統于一心由此言之則謂之心

正蒙一上  
頁十八

形者我也物者外也我與外物相遇而無神以溝通之知覺不發也必形神物三者相遇而後知覺乃發故曰知覺之發有條件者也條件足而後知覺始生非形非物而亦非神乃別爲一種作用不可觸知而祇可喻知故曰識知者作用之謂也正蒙注又曰

耳與聲合目與色合皆心所翕闢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則豈耳目聲色之力哉故輿薪過前羣言雜至而非意所屬則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其非耳目之受而即合明矣

正蒙四  
上頁三

形神物三者相合而識知乃生祇形物相合則輿薪過前非意所屬而見

如不見然則神之要可知已神者何吾之心理作用也所謂意之所屬者  
心理專注不驚於外之謂也別識知于外物別識知于內我而新與之以  
位置而後歷來內外徵心之爭皆屬無味外界之形聲外界之物理皆固  
然而無容可疑思問錄內篇曰

天不言物不言其相授受以法象相示而已形聲者物之法象也

內思

升

法象者現象也吾之心理作用所引爲對象者非外物之本體乃其現象  
而已周易大象解曰

天下之物各有情各有才各有位各有用調運轉移者人之能而固  
然不相通者物之性知其燥自燥而溼自溼美自美而惡自惡得自  
得而失自失吉自吉而凶自凶貞淫良莠靜躁險易皆物理之固然

大象解  
頁升七

其爲現象也固然而非爲幻有獨立而不容更易確乎實在毫無可疑先

生所謂物理固然者即根本觀念依有生常之演論也外界確立我遇之而後見聞以起然於此生一問題焉外界既爲獨立實在不容相通則我與外物之現象相值如途遇一不識之人何以能知其姓名爲誰且爲何如人也曰以吾心固具五常之性理已爲我之所先得象雖萬殊理實一本天地所昭著之形聲與吾相遇如舊相識焉故一見聞而即能生知見也此論見于思問錄內篇其言曰

知見之所自生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見之自生資于見聞見聞之所得因于天地之所昭著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聖人以至于夫婦皆氣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爲一體者知見之所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矣故知見不可不立也立其誠也介然恃其初聞初見之知爲良能以知見爲客感所謂不出

于顛者也悲夫

思內  
并一

又曰



在天而爲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于象數而得理也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

思內  
三

于象數得理以外來之聞見印證吾心之所先得也讀通鑑論復曰

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曆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

通鑑論  
卷十二

頁  
五

以吾心之所先得印證外界之聞見而始有識知故凡識知所得之理皆如遊子歸家雖云闊別如新而究不久即能相親也故曰天下之思而可

得學而可知者理也以其爲吾心之所固有故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以其爲固然不相通之外物故也因是可知知識之內容不過理耳非物也外物之本體不可知也

但識知之法細爲區分亦有可得而別者正蒙注曰

因理而體其所以然知以天也事物至而以所聞所見者証之知以人也通學識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體用一源則其明自誠而明也

正蒙三  
下二

因理而體其所以然德性之所喻也以佛語譯之則現量之所知近之事  
物至而以所聞所見者證之學識之知也以佛語譯之則比量之所知近  
之現量則邏輯所稱演繹法乎比量則歸納法乎二法均爲先生所重視  
也

識知之所以起所以有與識知之法既明人心之所先得所謂識知之則  
者果何所授受乎此亦一重要問題也詩廣傳曰

帝則之順舍識知而蔑以順也且孰使夫人之有識知哉我能之與抑天子之乎天子之以識知之能而立則于識知之外是故左其塗以導人之弗能順之也抑天立則于識知之外而命人者以識知之能抑不知天奚從于帝則之外詭得此識知而授之有生者也夫物者則之物則者物之則其不相違忤也久矣然則帝則奚麗哉麗乎識知而已矣人視禽有則矣唯人之識知不禽若也君子之視庶民則已順矣唯君子之識知不庶民若也識者恒也知者察也恒者道之綱紀察者道之昭著也綱紀斯而不迷昭著斯而不昧舍此帝奚則哉君子亦將安順哉雖聖人未有能違者也

詩廣傳卷四頁十一

物與則不相分者也有物則有則不相違忤吾心之則也亦然天既與人以識知之能即授人以識知之則既能識知即自然能順乎帝則而不違乎邏輯之法其有違忤者非識知之正軌乃錯誤耳人視禽有則矣唯人之識知不禽若也君子之視庶民則已順唯君子之識知不庶民若也識

知何以不相若所麗之則之不同也明此而知識知之則即在識知之本身非孤立的也既同具此識知之則而情識意見不一者奈何正蒙注曰  
心虛靈本一而情識意見成乎萬殊者物之相感有同異有攻取時  
位異而知覺殊正蒙一  
上升六  
其有錯誤也奈何易內傳曰

其或知之非實作之非道者則陰陽之愆而要亦未始非剛柔固有  
之幾所發而但其時位之不齊耳內傳卷  
五頁

以上先生之識知諸問題大略已具思問錄復曰

一以貫之聖人久大之成也曲能有誠聖功專直之通也未能即一  
且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强推而通之也尋繹其  
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

既現則一也思內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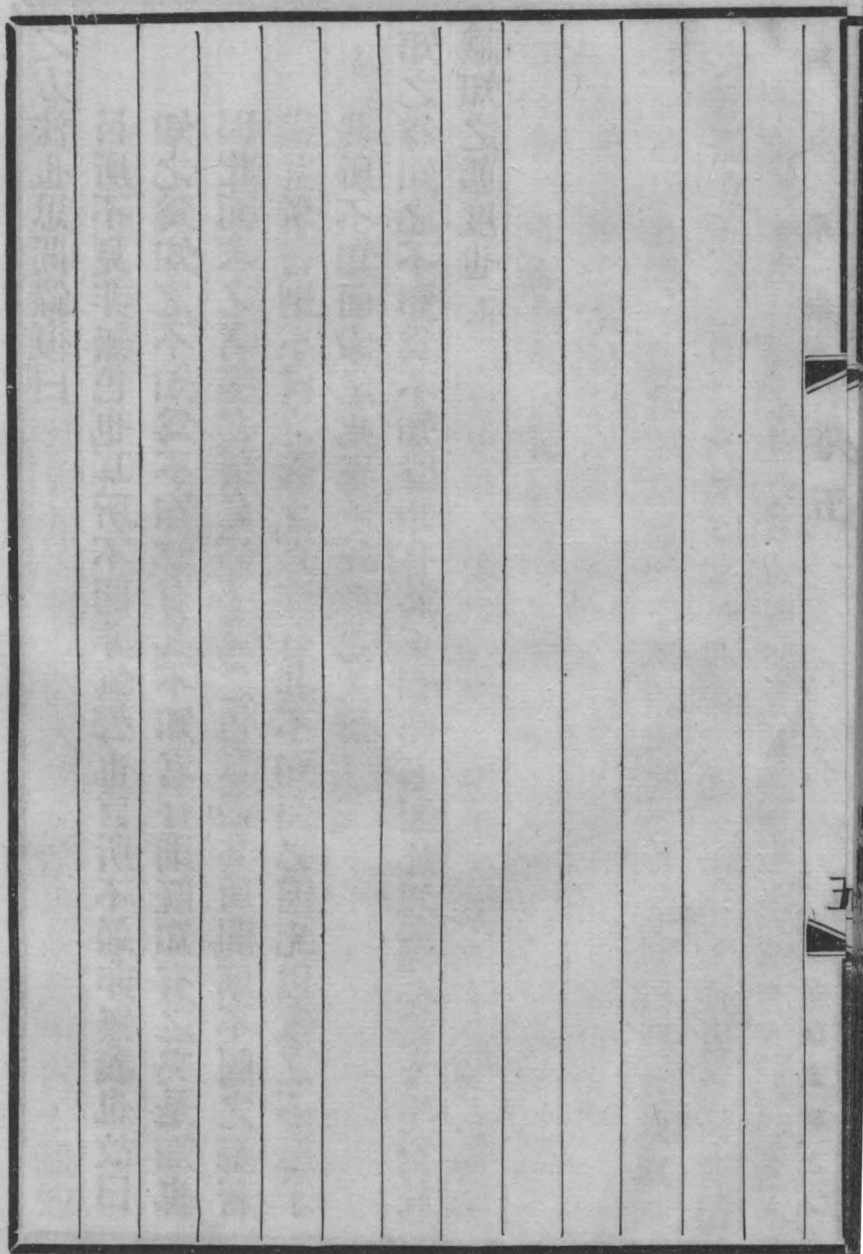
一以貫之歸納演繹二法皆用而得全體大用之謂也此先生對於識知

之方法也思問錄復曰

目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思問錄  
內一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此先生對於識知之態度也



論格物致知

上篇論識知處先生對於識知之態度與方法已少有說明惟語焉不詳茲更單篇述之其精義皆見於論格物致知說朱子論格物致知謂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致知者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蓋注重經驗的知識也又曰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其重經驗者非重經驗本身也以經驗的知識可致吾之一旦豁然貫通故也所謂歸納的方法是也朱子之論格物致知如此陽明則大與之反居恒謂朱子之所謂格物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兩派水火門戶甚深究則朱子所論者事物之節

目條理如自然界之定律行爲界之權變等陽明之所論則心官之思維判斷而已船山先生于此極有主見毫不偏袒故大學說曰

天下豈有欲爲子者而癡癡呆呆將我與父所以相親之故去格去致必待曉得當初本一人之身而後知所以當孝乎即此一事求之便知吾心之知有不從格物而得者而非即格物即致知審矣且如知善知惡是知而善惡有在物者如大惡人不可與交觀察他舉動詳細則雖巧于藏奸而無不洞見如砒毒殺人看本草聽人言便知其不可食此固于物格之而知可至也至如吾心一念之非幾但有媿于屋漏則即與蹠爲徒又如酒肉黍稻本以養生只自家食量有大小過則傷人此若于物格之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喻則固分明不昧者也是故孝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慈者不學養子而後嫁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固矣唯夫事親之道有在經爲宜在變爲權者其或私意自用則且如申生匡章之陷于不孝乃藉格物以推



致其理使無纖毫之疑似而後可用其誠此則格致相因而致知在格物者但謂此也天下之物無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復拘于量顏子聞一知十格一而致十也子貢聞一知二格一而致二也必待格盡天下之物而後盡知萬事之理既必不可得之數是以補傳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初不云積其所格而吾之知已無不至也知至者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則致知者亦以求盡夫吾心之全體大用而豈但于物求之哉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物也可格者也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巧固在規矩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規矩之中無巧則格物致知亦自爲二而不可偏廢矣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爲主而思辨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惟在心官思辨爲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

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朱門諸子唯不知此反貽鵝湖

之笑

大學  
頁十

致知在格物者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以學問輔思辨之窮而使有所恃也非即格物即致知也先生此論大可解歷來紛爭之蔽

晦菴陽明因致知格物之解懸殊故教門弟子求學之方亦大異晦菴注重外物之追研以冀夫將來之一旦豁悟故以爲道在卑邇祇優而柔之馴而習之謹小節矜細行而已足不必頓冀夫高明廣大之域以馳騫其心思陽明則以爲道本高大當志學之始即必規恢乎極至之域即必求止乎至善之境先立其大小者自不能奪不可局之近小以失于循末而忘本實則二者不可偏廢也先生致知格物之解旣然論學之方當亦不能例外周易內傳曰

蓋嘗論之君子之于德也期至于高明廣大之域一也而言學者或從而分爲二道皆成德之功而倚于一偏則各有所失或以爲道本

高大而局之近小則循末而忘本或以爲道在卑邇而頓希乎高大則志廣而事疏游夏俱承聖教而互相非况後世之言德性言問學者相爭不息乎夫聖人之學易垂訓以詔後學者非一卦之足以該全學各有所取而並行不悖聖學之所以大中至正而盡乎人性之良能也守卑以求漸至是欲變穀率以使企及也務高大而忽于微是不待盈科而求盈溝澮也夫君子于易也取法各有其時時者莫能違者也當志學之始而致知以適道必規恢乎極至之域故大學之始即求知止乎至善而天之命人之性聖之所以達天而知化雖未至焉必期以爲準繩而不畏登天之難姑孳孳于近小及其志之已定學之已正然後優而柔之馴而習之小節必謹細行必矜造天地之道于夫婦之知能立萬物之命于宮庭之嘖笑以克副乎大無外小無間之大德故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而後夫子使即視聽言動以審于幾微此非可與仲弓以下所亟言也

內傳卷三  
下頁卅一

觀此可知先生論學兼采兩家先立其大小亦不可忽也至于學之效驗則如何大學說曰

定靜安慮得五者之效原不逐段歇息見功非今日定而明日靜也自知止到能得徹首徹尾五者次見而不舍合而言之與學相終始分而言之格一物亦須有五者之效方格得乃至平天下亦然又格一易格之物今日格之而明日已格亦然戒一念之欺自其念之起至于念之成亦無不然知止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必要到此方休定則于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當內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國家而喪其體十分大全一眼覷定則定理現故曰有定定體立矣偏曲之學功利之術不足以搖之從此下手做去更無移易矣就此下手做去時心中更無恐懼疑惑即此而心不妄動是謂之靜唯然則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無不順而無不安靜以待之故也條理粲然無復疎脫不亂于外故能盡于其中

也于內有主于外不疑條理既得唯在決行之而已矣行斯得矣

大學

六頁

知止者先立乎其大也定者十分大全一眼覷定更無游疑也靜者心不妄動也安者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皆能順應不失各得其當也得則其當然結果矣以格一物言之亦然如入重山不知出路高探俯察忽聞水聲水必出山順之定可脫險因是先覓此水不再無所措其手足此知止之效知止以前則旁皇歧路時也既得水矣此時毫不游疑再事考察此定之效也既不游疑知順此水定能出險則心平氣和態度自然安閒矣此靜之效也態度安閒心平氣和自然順水而行如行無事此安之效也順水而行自然出山則得之效也以此推之最要者仍知止一着耳先生此論與輓近杜威論思維處不無吻合學者參之可也



論良知

上篇論識知問題識知之法則識知之定義既明先生恐人之偏重識知而流入王陽明良知之邪說故對於良知問題不惜多方分解以闢其謬先生救世之苦心亦云切矣欲駁良知之說須先知知能之異周易外傳曰

人之有生天命之也生者德之成也而亦福之事也其莫之爲而有爲之者陰陽之良各以其知能爲生之主而太和之理建立而充襲之則皆所謂命也陽主知而固有能陰主能而固有知太和因陰陽以爲體流行而相嬗以化則初無垠鄂之畫絕矣以其知建人而充之使其虛者得以聰明而徵于實以其能建人而充之使其實者得以受利養而行于虛徵于實故老耄而憶童年之聞見行于虛故旦起而失夙夜之飽飫誰使之虛實相仍而知能交益者則豈非命哉以知命者以虛虛者此虛同于彼虛故太空不可畫以齊楚以能命

者以實實者此實異于彼實故種類不可雜以稻梁惟其同故一亦善萬亦一善乍見之心聖人之效也而從同以致同由野人而上萬不齊以致于聖人可相因以日進猶循虛以行自齊至楚而無所礙惟其異故人差以位位差以時同事而殊功同謀而殊敗而從異以致異自輿台以至于天子各如量而不溢猶敷種以生爲稻爲梁而不可移故虛者不足而非不足天命之性也善惡三品之說不知其同而可極于上也實者不足則不足矣吉凶之命也聖人無命之說

不知其異而或極于下也

外傳卷三  
頁卅三

知者人之所以有聰明者也命以虛而徵于實以今語強比之則可能性是可能性非固定者乃一虛語耳故曰命以虛一託于用則自覺自憶且隨用所託無所不能故曰徵于實能者人之所以受利養者也命以實而行于虛以今語比之則凡人之一切營養動作所外現之官能如胃之張弛以消化手之伸縮以持物眼之視耳之聞以至心思之作用等皆是官



能固定者也故曰命以實固定而無自覺自憶不可旁通故曰行于虛無所不能故曰此虛同于彼虛不可旁通故曰此實異于彼實惟其無所不能故人可相因以日進也惟其不可旁通故人各如量而不溢也外傳又曰

乾坤並建于上時無先後權無主輔猶呼吸也猶雷電也猶兩目視兩耳聽見聞同覺也故無有天而無地無有天地而無人而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其說詘矣無有道而無天地而曰一生三道生天地其說詘矣無有天而無地况可有地而無天而何首乎艮坤無有道而無天地誰建坤艮以開之先然則獨乾尙不足以始而並建以立其大宗知能同功而成德業先知而後能先能而後知又何足以窺道闢乎

能有迹知無迹故知可詭能不可詭異端者于此以知爲首尊知而賤能則能廢知無迹能者知之迹也廢其能則知非其知而知亦廢

于是異端者欲並廢之故老氏曰善行無轍迹則能廢矣曰滌除元覽則知廢矣釋氏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能廢矣曰知見立知即

無明本則知廢矣知能廢則乾坤毀

外傳卷五頁八

知無迹能有迹能者知之迹也故廢其能則知非其知然則尊良知之說者誤矣正蒙注曰

孟子言良知良能而張子重言良能蓋天地以神化運行爲德非但恃其空晶之體聖人以盡倫成物爲道抑非但恃其虛靈之悟故知雖良而能不逮猶之乎弗知近世王氏之學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

入于異端也

正蒙三下頁八

可能性不過一空晶之體耳必徵于實發乎能而後其性乃貴不然徒有美質而自恃曰吾有良知一無用之廢物而已故曰知雖良而能不逮猶之乎弗知思問錄內篇曰

天一而人之言之者三有自其與地相網縕化成而言者有自清晶

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有以空洞無質與地殊絕而言者與地殊絕而空洞無質詎可以知法乎法其與地綑縕成化者以爲知其不離乎禮固已即其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者亦必得地而光明始凝以顯不然如置燈燭于遼廓之所不特遠無所麗即咫尺之內亦以散而昏彼無所麗而言良知者吾見其咫尺之內散而昏也思內并八

良知必有所麗即知必託能以爲迹之說也徒講良知如置燈燭于遼廓之所比喻甚切故又曰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雖然莫爲之郭郭也惟有郭郭者則旁有質而中無實謂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積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氣綑縕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氣綑縕而健順章誠也知能不舍而變合禪誠之者也謂之空洞而以虛室觸物之影爲良知可乎思內并三

思問錄又曰

知者知禮者也禮者履其知也履其知而禮皆中節知禮則精義入神日進于高明而不窮故天地交而泰天地不交而否是以爲良知之說者物我相拒初終相反心行相戾否道也思內并八

此亦良知必合良能而不可偏重之意也思問錄又曰

孩提之童之愛其親親死而他人字之則愛他人矣孟子言不學不慮之中尚有此存則學慮之充其知能者可知斷章取此以爲真而

他皆妄洵夏虫之于冰也思內十五

知能必待學慮之充而况單講良知者乎徒恃介然一線之虛明亦殆而已矣

論知行

知能既不可分則知行問題當亦有相當之解釋朱子倡先知後行陽明講知行合一衆訟紛如多年不決先生對此有極公允之評判思問錄內篇曰

佛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故其既也體不立而一因乎用莊生所謂寓諸庸釋氏所謂行起解滅是也君子不廢用以立體則致曲有誠誠立而用自行逮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真體故知先行後之說非所敢信也說命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次第

井然矣

思內十八

此駁知先行後之說也先生于道主張惟器惟用之說故此曰君子不廢用以立體若知先行後則是體先用後用待體立而體用分矣不相悖乎讀四書大全說之大學說曰

格致有行者如人學弈碁相似但終日打譜亦不能盡達殺活之機

必亦與人對弈而後譜中譜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且方其迸着  
心力去打譜已早屬力行矣蓋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無先知完  
了方纔去行之理使爾無論事到身上由你從容去致知不得便儘  
有暇日揣摩得十餘年及至用時不相應者多矣如爲子而必誠于  
孝觸目驚心自有許多痛癢相關處隨在宜加細察亦硬靠著平日  
知道的定省溫清樣子做不得是故致知之功非抹下行之功于  
不試而姑儲其知以爲誠正之用是知中亦有行也知此則誠意以  
下亦有知之之功亦可知矣如意才起處其爲善爲惡之分界有顯  
然易別者夙昔所致之知可見其效而無待于更審矣其疑善疑惡  
因事幾以決亦有非夙昔之可豫知者則方慎之際其加警省而爲  
分別也亦必用知即以好好色惡惡臭言之起念好惡時惺然不昧  
豈不屬知好而求得惡而求去方始屬行世豈有在心意上做工夫  
而死守舊聞一直做去更不忖度之理使然非果敢而窒者則亦經

經之小人而已

大學頁十五至十六

此以日行事爲驗之知從無有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者亦無有一直行去中途更不付度者故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可分先後也然則陽明之知行合一是耶中庸章句曰

誠明相資以爲體知行相資以爲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資以互用則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爲用資于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資于是而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說得藉口以惑世蓋其旨本諸釋氏于無所可行之中立一介然之知曰悟而廢天下之實理實理廢則亦無所忌憚而已矣

中庸章句頁十一

知行非一而相資以互用以其相資互用也故日行事爲之中知行間出各施功效而並無先後呆板之次序或先知後行或行而無知陽明不知二者之各有功效而相資於用于是倡知行合一之說亦非知道者也周

易內傳曰

知則乾之大明以無欲不屈之剛燭乎萬理者也行則坤之通理以順事恕施之柔不雜私僻者也乾坤之德人生而性皆具有氣皆可

清通有質皆可效法

內傳卷五  
上頁八

知行既不可混而爲一然則知行之關係爲如何耶尙書引義有長篇論之闡說頗詳茲全錄之

宋諸先儒欲折陸楊行知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于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于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于中衰情疑于未艾氣驕于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倒行逆施于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



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爲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惛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爲行也以知爲行則以不行爲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事便休彼直以惛然之知爲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住坐臥也大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于知而杜足于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于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詘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秘也如是如之何爲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闢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溺

焉以喪志爲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詘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  
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憑虛  
以索愴怳之覺悟雖求異于異學而逮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  
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患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  
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  
民物之應違而敢恃愴怳之罔光若有覲焉奉以周旋而無疚惡乎  
由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  
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乃舍旃以  
窮年矻矻于章句之雌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  
異學之口實夷考其內行之醇疵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  
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  
學之失與陸楊之徒異尙而同歸志于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難也非艱者後獲也此非傳說之

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主善爲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末由之歎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穀率而即能從也千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邁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騏驥馳騁于康莊正王畿包顯道之以覆輳折軸也奈之何助其燄以使炎乎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知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功也行于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不以爲歆失不以爲恤志一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

是行不以知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瞻俟之他日而知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詁之末流無異于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據梧消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于恍惚之中異學之賊道也正在于此而不但異學爲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爲然也黃冠之煉已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爲知者也而爲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于行墨者之徒爲異學哂也尤懼夫浮游於恫怛者之偕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引義卷三頁卅五

三至卅五

知之方有二格物以盡理致知以精思盡理者窮索極研探討外物之謂也精思者態度公嚴訓練思想之謂也一對外言一對內言二者不可偏

廢遵朱者偏于格物遵王者偏于致知皆一曲之見也晦菴之格物或以爲似重行而不知實知之向外的精神之謂也陽明之致知或以爲即知即行而不知實知之內心的態度之謂也皆知之事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而後謂之行知必以行爲功行方有知之效歷來我國思想皆重社會行爲而不重純粹科學雖先生亦不免焉故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曰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後求知雖不與西方思想相合然我國思想之系統在未與外潮接觸前固未有能超越範圍者也未可執以咎先生也

船山學譜卷之五終

# 船山學譜卷之六

論歷史進化

## 論歷史進化

歷來儒者多好稱述上古爲過情之論謂唐虞三代爲至治之世不可幾及黃金時代已成過去而先生所見則獨出千古發俗儒所不敢發蓋先生明于歷史進化之理而不敢以絲毫無徵荒唐絕倫之傳聞爲信也不敢不揆之以理察之以情設身易地以求其實也唐虞以前人無異于禽獸三代之季則澆淫悍亂彝倫失常史有明徵然則歷史爲進化的今優于昨現勝于古也明矣此俗儒所驚爲大逆不道者而先生昌言之其精神爲何如耶通鑑論曰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譎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偉哉其爲通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爲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于是刻覈

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苟卿性惡之說一傳而爲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爲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閱者矣

堯舜以前夏商之季惟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不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于變而移易之者大造于彛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矣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別喪祭未修狃狃榛榛人之異于禽獸無幾也若夫三代之季猶歷歷可徵焉尙紂之時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爲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豺也至于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



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相滅無國無之烝  
報無忌黷貨無厭日盛于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始懼然則治唐  
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

通鑑論卷二  
十頁三十三

詩經廣傳亦曰

燧農以前我不敢知也君無適主婦無適匹父子兄弟朋友不必相  
信而親意者其僅頌光之察乎昏墊以前我不敢知也鮮食艱食相  
雜矣九州之野有不粒不火者矣毛血之氣燥而性爲之不平軒轅  
之治其猶未宣乎

詩廣傳卷  
五頁九

神農以前尙無五倫之道充其文化亦不過頌光之察僅能取火而已再  
溯而上則不粒不火一渾沌未開之野人耳毛血氣燥生養不良性焉得  
平而心焉得精耶文化之演進由于環境生養之逐漸改良此亦先生之  
獨見也同段中又曰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氣靜衣之用乃可以文蒸民

之聽治后稷立之也無此疆爾介皆陳常焉后稷一之也故帝貽來  
牟豐飽貽矣性情貽矣天下垂衣裳而治性情足用也

此段之意似謂歷史之進化歷有階級昏墊以前一級也燧農以前又一  
級也黃帝堯舜之時又一級也級級演進後勝于前皆以生養之道漸臻  
完備故耳讀通鑑論中更有一段謂生民之困上古之時頗極殆統一之  
局成而後風教日趨畫一生民之困始爲少衰其言曰

古之天下人自爲君君自爲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尙  
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惟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  
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  
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于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  
天下之手而歸之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  
亦由此以漸統一于大同然後風教日趨于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

少衰

通鑑論卷二  
十頁二十四

然則歷史之進化何以不直線的拓展日進不已永遠太平也耶其停滯之故先生則以爲由于酷烈政治非人民之本性然也讀通鑑論卷二十中云

戰國之末諸侯狂逞辨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于澆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騷戾相踵以道民于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仇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宣淫長佞而後民爭爲盜唐初略定風習未除又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于人道者比也以太宗爲君魏徵爲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辯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雖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

屢曰非民之固然然則順民性情之便之易爲治也審矣唐太宗之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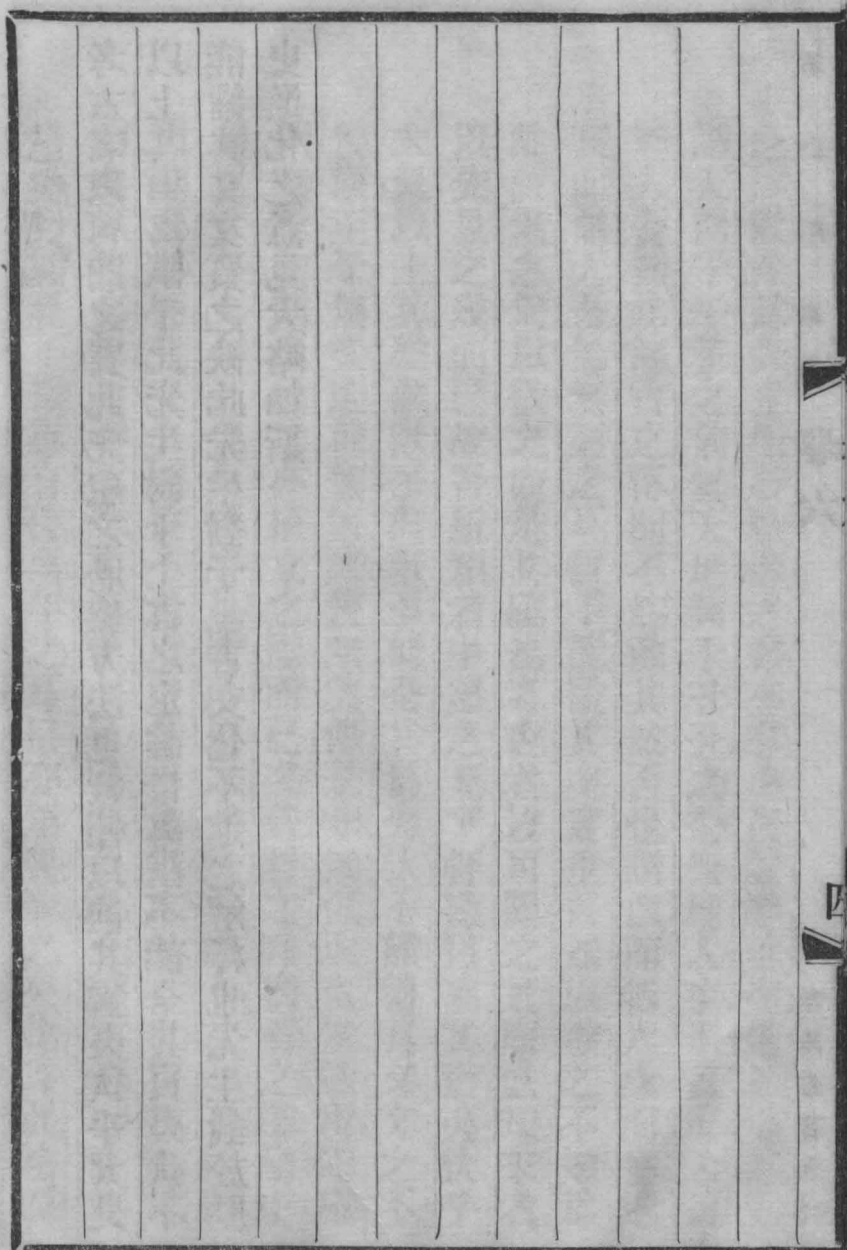
小徵已思問錄爲先生精心結撰之書亦有一段論歷史進化者

謂天開于子子之前無天地闢于丑丑之前無地人生于寅寅之前無人吾無此邃古之傳聞不能徵其然否也謂酉而無人戌而無地亥而無天吾無無窮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也吾無以徵之不知爲此說者之何以徵之如是其確也考古者以可聞之實而已知來者以先見之幾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文之不備漸至于無文則前無與識後無與傳是非無恒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啣啣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魏晉之降劉石之濫觴中國之文乍文乍滅他日者必且凌蔑以之于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文去而質不足以留且將食非其食衣非其衣食異而血氣改衣異而形儀殊又返乎太昊以前而蔑不獸矣至是而文字不行聞見不徵雖有億萬年之耳目亦無與徵之矣此爲混沌而

已矣

思外四  
十四

考古者以可聞之實此先生之歷史方法也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此先生對於上古之定論也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文質之缺此先生對於上古文化不進之解釋也先生對於歷史進化之意見大略如斯



論文質名實

歷史進化論中論上古文化之不進由于文質之缺則文化之所以日進由于文質之備也可知此義見于論文質名實處精義甚夥故單篇述之  
易外傳曰

聖人者人之徒既以有是人矣則不得不珍其生者所以舒天地之氣而不病于盈也生于人爲息而于天地爲消消其所亢息其所  
僅三才胥受成于聖人而理以流行

外傳卷二頁九

既以有是人矣則不得不珍其生此先生重文獎名之根本理論也珍生則必適情適情則必修文以達情文者人之所有爲以增益夫禽獸野人者也不修文則蠢蠢而生草草而活又何貴乎人也哉詩廣傳曰

聖人之于物也登其材不獎其質是故人紀立焉于人也用其質必益以文是故皇極建焉材者非可以爲質也質者非可以爲文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苟異于物而人紀立矣君子之以審人道而建極

者不在是也草木禽獸之有材疑足以爲質矣而未足以爲質者資于天而不能自用也故天均之以生而殊之以用野人之有質疑亦有其文而未足以爲文者安于用而不足與幾也故聖人善成其用而不因其幾生天也質人也文所以聖者也禁于未發之謂豫節于欲流之謂和審微以定命之謂神變化以保和之謂化即事而精義之謂聖故聖人之道因民之質而益焉者莫大乎文文者聖人之所有爲也天無爲物無爲野人安于爲而不能爲高之不敢妄躋于天卑之不欲取法于野人下之不忍並生于草木而後皇極建焉皇極建于上而後人紀修于下物莫能干焉至哉其爲文乎故曰日用飲食民之質也君子之所善成不因焉者也因其自然之幾而無爲焉則將運水搬柴之質爲神通妙用之幾禽其人聖其草木而人紀滅矣是以君子慎言質而重言文也

詩廣傳  
小雅四

禽獸之生雖天賦以材而不能自用是有材等于無材也野人之生雖有



材有質而不能即事精義但安于其用而不克自新是有質等于無質也  
惟能文者因天與之質而自動以益之創作以飾之而後人始漸進于文  
明異禽獸超野人以不負夫天賦之靈材異質嗚呼文者聖人之所有爲  
也使絕乎文則人類永無進化而終與禽獸等矣珍生重文故重樸尊損  
之說當在所非俟解曰

樸之爲說始于老氏後世習以爲美談樸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  
已伐則生理已絕未裁則不成于用終乎樸則終乎無用矣如其用  
之可棟可楹可豆可俎而抑可溷可牢可桎可梏者也人之生理在  
生氣之中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得以暢茂而又  
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既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  
野人人而禽胥此爲之若以樸言則唯飢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  
爲切實有用養不死之軀以待盡天下豈少若而人耶自鬻爲奴穿  
窬爲盜皆以全其樸奚不可哉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

乎用者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死者木之伐而爲樸者也

俟解  
十二

人之生理在生氣之中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既人而必珍其生則人之生理之當然者當不應不設法以遂之反斲傷以絕之也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禮即人爲之文也尊樸之非正忽于此耳易外傳曰

君子之用損也用之于懲忿而忿非暴發不可得而懲也用之於窒欲而欲非已濫不可得而窒也若夫性情之本正者固不可得而遷不可得而替也性主陽以用壯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竇陰而善感好樂無荒思輾轉而非欲而盡用其懲益摧其壯竟加以窒終絕其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廢才而處於罇一以爲寒巖一以爲枯木滅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託損以鳴其修而豈知所謂損者因三人行而酌損之惟其才之可任而遇難辭也豈並其清明

之嗜慾彊固之氣質概衰替之以游惰爲否塞之歸也哉故尊性者

必錄其才達情者以養其性

外傳卷二  
頁二十一

情者性之養也故養性者必達情今重損而用之以摧殘其情窒絕其感不滅情而息生者幾何哉用損之忽正坐不知情性之關係耳讀通鑑論亦有情當重文不可損之說曰

名之不勝實文之不勝質也久矣然古先聖人兩俱不廢以平天下之情獎之以名者以勸其實也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與物交則樂與物而相取名所不至雖爲之而不樂于終此慈父不能得之于子嚴師不能得之于徒明君不能得之于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勸實因文以全質而天下歡忻鼓舞于敦實崇質之中以不蕩其心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鬱而勃然以欲興則氣亦蜺螭屯結而待隙以外洩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盡棄其實以浮蕩于虛名利者爭託焉僞

者爭託焉激之已極無所擇而唯其所汜濫

通鑑論卷  
十頁十六

導之以文獎之以名者天下必歡忻鼓舞而樂從如令其故何也以情者性之依拂其情必拂其性故欲養性必達情也文者所以達情者也故修文爲重且情性之關以今語比之則所謂生理心理二者相互之關係爲近昧于情性之理者曷覩夫生心之關係乎詩廣傳曰

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于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榮之以名以暢其魂惠之以實以厚其魄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德教者行乎自愛者也親之而人不容疏尊之而人不容慢

詩廣傳周  
南頁二

安子裕弟綏婦所以適其情也情適則魄定魂通所謂生理得其所也生理得所而心理亦適矣所謂神順于性也此段之意如此凡論情性之關係者舉皆可以生理心理比合之知此而重文之旨亦顯然矣以生理之

能感心理故也通鑑論亦曰

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洞洞屬屬

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斃文生情者也

通鑑論卷十三頁七

思慕篤而祭行心理之感行爲也昭格之頃而不忍斃環境之感心理也內外交相生故外不可輕而重文詩廣傳亦曰

道生于餘心心生于餘力力生于餘情故于道而求有餘不如其有餘情也無餘者憊滯之情也憊滯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劫倦劫倦者不自理者也生夫惕佚乍惕佚而甘之生夫傲侈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于所事之中則餘于所事之外餘于所事之外則益安于所事之中見其有餘知其能安人不必有聖人之才而有聖人之情憊滯以無餘者莫之能得焉耳

詩廣傳周南三

情必使有餘而後力生力生而後能心及于他使無餘情則日爭一飽夜

爭一宿而不暇他顧矣尙何能有文物之盛發明之業哉何以使有餘情  
曰重文達情重文之旨屢申不一申請再以詩廣傳小結之

聖人達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故情爲至文次之法爲下何言  
乎法爲下文以自盡而尊天下法以自高而卑天下卑天下而欲天  
下之尊已賢者懟不肖者靡矣故下也何言乎情爲至至者非夫人  
之所易至也聖人能即其情肇天下之禮而不蕩天下因聖人之情  
成天下之章而不紊情與文無畛者也非君子之故齧合之也情以  
親天下者也文以尊天下者也尊之而人自貴親之而不必人之不  
自賤也何也天下之憂其不足者文也非情也情非聖人弗能調以  
中和者也唯勉于文而情得所正奚患乎貌豐中齋之不足以聯天  
下乎故聖人盡心而君子盡情心統性情而性爲情節自非聖人不  
求盡于性且或憂其蕩而况其盡情乎雖然君子之以節情者文焉  
而已文不足而後有法文以節情而終不倚於法也

詩廣傳  
召南八

又曰

文者白也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性無不通情無不順文無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質之鬼神告之賓客詔之鄉人無吝無慙而節文固已具矣

詩廣傳  
周南一

且不僅以文之可躋斯民于進化與文之可以達情而養性故重之也重文之義尙有其更深之理論哲思在蓋質文不可分既無可偏爲損益而質且待文以生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則欲重質而輕文亦爲不可能者此義見于尙書引義其言曰

嘗試言之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于人也非但馬之異于人也亦白馬之異于白人也即白雪之異于玉也疏而視之雪玉異而白同密

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其亦異矣人之與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文也故統于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爲馬又且爲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爲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弗俟合也則亦無可偏爲損益矣

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于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爲敬不可爲敬是不能資于事父而同敬矣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同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于疏畧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爲愛不可爲愛是不能資于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異異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必傷其質猶以火銷白白失而雪亦非雪矣故統文爲質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捥也有定



體者非體可捥者非要文離而質不足以立也奚以明其然耶

耳目手足之爲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爲貸非若刻木以爲傀儡易衣而可別號爲一人也故疏而視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紋一理未有果相若者因而人各爲質焉則質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審矣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腎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靈已廢矣其能孤捥一心以絀羣明而可效其靈乎則質待文生而非有可捥之要抑明矣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質以敦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盡于是而辭興焉

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于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爲之興蓋離于質者非文而離于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

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

體要立矣

引義卷六頁八至十一

形者質也象者文也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請以棹喻視之則方形而支以四足此棹之形也察之則色紅體硬面平而下空此則棹之象也離此形則無此象亦非此象而即非此形吾一視察而形象躍現于一時不可分也分之則兩傷雪之白其文也雪其質也以火銷雪而白失是白分子雪也然白失而雪一經銷亦非舊日之雪矣是質亦失也形象不可分則文質不可分何可損益也白馬之白異于白人之白質異而文亦異也白馬之馬異于紅馬之馬文異則質亦不同也二物之相同必文質兩者之皆相符合方可如有二棹于此同爲棹是質同也同爲方形紅色平面等之外象是文同也文無絲毫之不同而後可曰此二棹者相同故先生曰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文顧可輕乎哉

天下之人多矣無一之纖悉相肖而不可析認者則以文爲之別也人心

之靈一也而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一官失理而心靈爲損則質待文而生也文之要不更可觀乎

然則文質不可偏損而文要當重審矣

先生之論文質處處可以生理心理之關係適合之文質不相離生理心理之不可分也損文則亦損質生理損則影響心理也質以文爲別質待文而生心理之受變動于心理也

文質既不可分則亦不相救吾國傳統之思想謂文勝則救之以質質勝則救之以文皆不明文質之關係者也春秋世論曰

文質者人情之化也人情遷新而不自已故時質則動于文時文則動于質動於情之遷新而不自已者非可相救者也故質勝不可救以文文勝不可救以質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動以勝勝則不可以相救矣文動而勝趨於名名者損實者也質動而勝趨於利利

者賊義者也

春秋世論卷五頁五

以上文質之說竟於此有一附帶之問題焉則名實之論也重文故重名此亦思想一貫之處讀通鑑論曰

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念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忌其名則情睽而恥利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臯夔逢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臯夔而必爲臯夔之言彼固不足爲臯夔而君可與於堯舜矣非必逢比而必爲逢比之言彼固不足爲逢比而君可免於桀紂矣於名而不好則好必有

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保妻子其好矣

通鑑論卷卅  
四百卅

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人慕名則天下幾於治矣若賤名而慕實則人類胥爲禽獸矣故讀通鑑論曰

實者何也禽心獸行之所據也甘食悅色生人之情生人之利用皆實也無食而紵兄臂無妻而樓處子務實而不爲虛名所礙耳故義

者人心之制而曰名義節者天理之閑而曰名節教者聖人率性以盡人之性而曰名教名之爲用大矣哉宰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錦則允爲不仁子路以正名爲迂而陷於不義夫二子者亦務實而以名爲緩者也一言之失見絕於聖人推至其極曾元務實以復進養親而不可與事親賢者一務實而固陋偷薄賊天理滅風教况當此國危君困之際邀榮畏死不恤君父之死亡而曰此實也無事更爲之名也其惡豈有所艾哉

夫所謂實者理之不容已內外交盡而無餘憾之謂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矣事當務實之言出而天下顧錙銖之利求俄頃之安蒙面喪心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親公然以其貪猥亡賴趨利耽欲之情正告天下而不泚其頰顧欣然自得曰吾不爲虛名所誤也親死而委之大壑曰吾本無葬親之實心勿冒孝名也穴墻而盜鄰粟曰吾本有得粟之實情勿冒廉名也則人類胥爲禽獸尙何嫌乎但務實而

一 不知有名者犬豕之食穢以得飽也麋鹿之聚麀以得子也

通鑑論卷  
卅九頁卅

先生重文獎名之論於世道人心頗有密切之關係故不惜詳爲述之

### 論五行

先生對於文化主張文質之備生養之得所則五行之說爲歷來思想界對於生理心理之解釋先生不能不有所論列也考五行之說由來久矣舉凡荒誕無稽形似配合之說皆於此焉啟之先生則切著論闢之亦於此見先生之實用主義人本主義處處爲之應用也尙書引義曰

五行者何行之爲言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陰鷲下民人資其用於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天之化盡於五者乎未然也天之化於五者統其同於五者別其異乎未然也陰陽寒暑燥溼生殺其用不可紀極動植融結殊形異質不可殫悉固不盡於五者也金亦土也煉之而始成火隱於木也鑽之而始著水凝爲冰則堅等於金木腐爲壤則固均於土不可別而異之也北極堅冰而無水大海淳流而無木山之無金者萬而有金者一火則無人之區固無有也不可統天壤之間而同之也天之生物也與其生人也均之乎生天之育物也

與其育人也均之乎育故物之待生待育於天之化亦猶之人也而其生其育五者有不行焉則亦不資之以用魚不資乎土蚓不資乎木蠹魚不資乎水凡爲鳥獸蟲魚者皆不資乎火與金則五者之化不行於物物亦不行焉

夫物之以生以育不悉用夫五者則其才其情其性亦不備五者之神矣故五行者不可以區天之化不可以統物之同天惟行於人人惟用以行蓋人治之大者也

其爲人治之大者何以厚生也以利用也以正德也夫人一日而生於天地之間則未有能離五者以爲養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爲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爲人之所必用而抑爲人之所獨用矣由其資以厚人之生則取其精以養形凝乎形而以成性者在是矣成乎質者才之所由生也輔乎氣者情之所由發也充氣而生神者性之所由定也而有生之



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枵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人之性是德之由以正者此五者也謹司之以宰制化理而立人之義是德之所由正者此五者也善言天者言人之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德也善言數者言事之數也若夫比之擬之推其顯者而隱之舍其爲功爲效者而神之略其真體實用而以形似者強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小道之亂德邪德之誣天君子之所必黜也王者之所必誅也何居乎後世之言五行者濫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凡夫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際者未有非誣者

引義卷四頁廿九至卅七

就物理而察之萬物之原質不祇不僂五而且其數爲不可測也就五者之關係言之五者既不可別而異之且不可統而同之也則何可以五行爲言天化也

天者人之天也化者德之化也數者事之數也即顯求隱而一依乎人注

重功效而不離夫用五行者五用而已人治之大者而已離人而言天者皆妄論也周易內傳卷五上亦有駁五行爲天化之說其言曰

其云天一生水而地六成地二生火而天七成天三生木而地八成地四生金而天九成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不知其多少相配之何所徵一生一成之何所驗圖無其理易無其象六經之所不及聖人之所不語說不知其所自出而蔓延於二千餘年者人莫敢以爲非夫天生地成自然之理乾知始而坤成物易著其一定之義今以火金爲地生而天成亂乾坤之德逆倡隨之分而不知火與金之生獨不由天也何道使然雖欲不謂之邪說也可乎且五行之目始見於洪範洪範者大法也人事也非天道也故謂之疇行用也謂民生所必用之資水火木金土缺一而民用不行也故尙書或又加以穀而爲六府若以天化言則金者砂也礦也皆土也人汰之煉之而始成金亦泥之可陶而爲瓦石之可煨而爲灰類耳土生之人成之何能與

木水火土相匹也四時之氣春木夏火冬水彷彿似之矣秋氣爲金抑不知其何說若以肅殺之氣言金則金爲刃而殺者人也與槌無別也金氣何嘗殺而應秋乎五行非天之行於河圖奚取焉其一六生水云云乃戰國技術之士私智窮鑿之所爲而以加諸成變化行

鬼神之大用其爲邪說決矣

內傳卷五  
上頁十

五行之定義既與歷來盤据於思想界之陳義大別則流俗五行生克之說當亦爲謬見不可不辨思問錄曰

證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則水漬火焚不當壞木矣證木克土以草樹之根蝕土則凡孳息其中者皆傷彼者乎土致養於草樹猶乳子也子乳於母豈刑母耶証土克水以土之壅水則不流是繇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汨亂土壅水水必決土劣於水明矣証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燠水矣非水之定勝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湯彼此相函而固不相害也證水克金以治中之銷鑠曾不知火煬金流流已而

固無損固不似土鍾水漬之能蝕金也凡爲彼說皆成戲論非窮物  
理者所當信故曰克能也致能於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之化其消其  
息不可以形迹之增損成毀測之有息之而乃以消之者有消之而  
乃以息之者無有故常而藏用密是故化無恩怨而天地不憂柰何  
其以攻取之情測之思外十七

先生於物理察之頗精故一切影響近似之談舉不足以惑之然則五行  
生克之說當作何解耶思問錄外篇復曰

五行生克之說但言其氣之變通性之互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  
者果如仇敵也克能也制也效能於彼制而成之術家以克者爲官  
所克者爲妻尙不失此旨醫家泥於其說遂將謂脾彊則妨腎腎彊  
則防心豈人之府藏日構怨於胸中得勢以驕而即相凌奪乎懸坐  
以必爭之勢而瀉彼以補此其不爲元氣之賊也幾何哉思外十六

又曰

素問之言天曰運言地曰氣運者動之紀也理也則亦天主理地主  
氣之驗也故諸家之說唯素問爲見天地之化而不滯五運之序土  
金水木火以理序也土成而後金孕其中雖孕而非其生土金堅立水不漫散  
而後流焉水土相得金氣堅之而後木以昌植木效其才而土麗之  
以明五行之生雖終始無端而以理言之則其序如此故知五運者  
以紀理也地主氣則渾然一氣之中六用班焉而不相先後同氣相  
求必以類應故風木與陽火相得也陰熱與燥金相得也溼土與寒  
水相得也相得則相互故或司天或在泉兩相唱和無適先也以類  
互應均有而不相制奚生克之有哉理據其已成而爲之序而不問  
其氣之相嬗故以土始不以水始異洪範亦不以木始異月令非有相生之  
說也氣因其相得者而合風興則火煬火烈則風生熱熯則燥成燥  
迫則熱盛溼陰則寒凝寒噓則溼聚非有相克之說也思外四十一

觀此而先生察物之精可知彼以言語比擬者烏足以語此

先生之崇實法人不尚玄怪不僅見於駁五行生克之說雖卜筮亦痛惡焉以其妨害事功也茲以類附之讀通鑑論曰

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藥食耶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耶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耶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耶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由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若鶩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

通鑑論卷  
十六頁七